

海字本〈樂毅論〉若干版本考*

盧慧紋**

提 要

王羲之（303-361）所書小楷〈樂毅論〉深受藏家重視，然歷代摹本、臨本與刻本眾多，系統繁雜。其中，殘本「海字本」為最受推崇者之一。由於其僅存二十九行，末行止於「海」字，故名「海字本」。本文考察數種異本，並對其承繼與系統加以初步分析。本文第一節先彙整自南朝至宋代間關於〈樂毅論〉的相關記載，作為後續討論的基礎。第二節對出版品中常見的四種「海字本」〈樂毅論〉——包括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與安思遠舊藏本——進行比較。第三節考察林熊光（1897-1971）在1930年代晚期所藏的一本。此本尚未受到廣泛關注，拓本與後附宋人題跋皆具研究價值。筆者推斷，此本「海字本」〈樂毅論〉來歷明確，惟與前面數本皆不相屬。後附歐陽修（1007-1072）題跋應書於1060至1064年間，為新出之歐陽修書跡，亦為探討其書學發展不可或缺之重要資料。而史正志（1120-1179）的題跋內容，則呈現了宋室南渡後文人與官僚力圖復興藝文傳統之努力。筆者期望本文能為〈樂毅論〉之研究及林熊光收藏活動的探討，提供參考。

關鍵詞：樂毅論、海字本、林熊光、歐陽修、史正志

* 收稿日期：2025年5月1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5年8月28日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與指正。

**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樂毅論〉為三國魏夏侯玄（209-254）所撰，論述戰國時期燕國大將樂毅（活動於西元前三世紀）之為人行事。南朝宋裴駟（活動於五世紀中期）撰《史記集解》時，曾在〈樂毅列傳〉中大段引錄此文；唐初歐陽詢（557-641）主編之《藝文類聚》亦收錄了部分片段。全文則賴王羲之（303-361）以小楷抄錄，方得以傳世。¹

王羲之所書小楷〈樂毅論〉深受藏家重視，然歷代摹本、臨本與刻本眾多，系統繁雜。其中，殘本「海字本」為最受推崇者之一。此本僅存二十九行，末行止於「海」字，故名「海字本」。本文考察數種異本，並對其承繼與系統加以初步分析。

本文第一節先彙整自南朝至宋代間關於〈樂毅論〉的相關記載，作為後續討論的基礎。第二節對四種「海字本」〈樂毅論〉——包括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與安思遠舊藏本——進行比較。第三節考察林熊光（1897-1971）在1930年代晚期所藏的一本，分析其拓本特徵及題跋。此本尚未受到廣泛關注，拓本與後附宋人題跋皆具研究價值。〈樂毅論〉相關問題錯綜複雜，筆者無意在本文中作全面解答，僅就所見略陳淺見，以提供日後研究參考。²

壹、〈樂毅論〉相關著錄

（一）南朝至唐

王羲之的書法作品〈樂毅論〉曾入梁內府，並見載於梁武帝（464-549；502-549在位）與陶弘景（456-536）的論書文字，然陶弘景評其「書乃勁利，而非甚

1 （漢）司馬遷著，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樂毅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80，頁2433-2434；（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887，卷22，頁516。今傳世的王羲之〈樂毅論〉有殘本亦有全本，全本共有四十四行（含首行標題與末行紀年）。據末行「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 書付官奴」知王羲之書於西元349年，寫予兒子獻之。

2 關於今傳世各種〈樂毅論〉的系譜，學界意見迭有歧異。宇野雪村，〈王羲之の小楷〉，收入宇野雪村編，《王羲之書蹟大系·解說·解題篇》（東京：東京美術，1990），頁48-56；張光賓，〈從王右軍書樂毅論傳衍辨宋人摹褚冊〉，收入同氏著，《讀書說畫：臺北故宮行走二十年》（臺北：麗山寓廬，2008），頁495-521；盧慧紋，〈唐至宋的六朝書史觀之變：以王羲之〈樂毅論〉在宋代的摹刻及變貌為例〉，《故宮學術季刊》，31卷3期（2014春），頁1-56。另外，網路上亦偶見有相關討論。

用意，故頗壞字。」³ 梁武帝與陶弘景皆認為非真，疑其為摹本。⁴

隋僧智永（活動於六世紀）有〈題右軍樂毅論後〉，記〈樂毅論〉是正書第一，梁時摹出，天下珍之，書家莫不臨學；陳天嘉中（560-566），有人以之獻陳文帝（522-566；560-566 在位），帝又賜始興王（陳叔陵，?-581），後仍屬陳廢帝（554-570；566-568 在位），又歸餘杭公主（生卒年不詳），最後在隋時入智永之手。智永並指出此本「留意運工，特盡神妙。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除，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⁵

唐太宗（598-649；627-649 在位）貞觀年間（627-649），〈樂毅論〉入內府。褚遂良（596-658）奉命整理王羲之書法，作成〈右軍書目〉，其中記王羲之正書第一即為〈樂毅論〉，與名列行書第一的〈蘭亭序〉相輝映，同為太宗最寶愛者。⁶

褚遂良又有〈搨本樂毅論記〉，記貞觀十三年（639）內府命馮承素（617-672）摹搨六本〈樂毅論〉：⁷

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跡。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特進尚書左僕射中書省高士廉、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

中宗（656-710；684 與 705-710 在位）神龍年間（705-706），原御府藏〈樂毅論〉為太平公主（約 665-713）所得。至 713 年太平公主敗，其子薛崇胤（活動於

3 「陶隱居又啓」條，收入（唐）張彥遠著，范祥雍點校，啟功、黃苗子參校，《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卷 2，〈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九首〉，頁 50。

4 「梁武帝答書」條：「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窳健，恐非真迹。」「陶隱居又啟」條：「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頻涉有悟。」見錄於（唐）張彥遠著，范祥雍點校，啟功、黃苗子參校，《法書要錄》，卷 2，〈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九首〉，頁 77-78。

5 （隋）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收入（唐）張彥遠著，范祥雍點校，啟功、黃苗子參校，《法書要錄》，卷 2，頁 46-47。

6 見錄於（唐）張彥遠著，范祥雍點校，啟功、黃苗子參校，《法書要錄》，卷 3，頁 88。

7 （唐）褚遂良，〈搨本樂毅論記〉，收入（唐）張彥遠著，范祥雍點校，啟功、黃苗子參校，《法書要錄》，卷 3，頁 131-132。此事亦見載於武平一撰〈徐氏法書記〉，但誤記為高宗時。（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收入（唐）張彥遠著，范祥雍點校，啟功、黃苗子參校，《法書要錄》，卷 3，頁 114-115。

七世紀後期至八世紀前期)爲求免罪,將此帖轉贈予岐王李範(686-726;唐睿宗之子、玄宗之弟),遂使此書流入岐王府中。⁸

徐浩(703-782)〈古蹟記〉中記載另一說法。據載,太平公主鍾愛〈樂毅論〉,袋盛箱裏,極爲珍重。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趨。嫗乃驚懼,投之竈下。香聞數里,不可復得。」⁹

玄宗(685-762;712-756在位)於開元五年(717)命人收綴失散的大小二王真跡,然已不見〈樂毅論〉列名其間。¹⁰

據以上記載,〈樂毅論〉在梁時即有摹本,唐太宗貞觀年間又搨摹六本賜臣下,然真本是否存世始終無法確定。即便唐太宗內府所藏爲真本,至玄宗開元初年(八世紀初),已去向不明。

(二) 宋代

宋代的情形更加複雜,不僅出現了石刻本,更傳說是由王羲之親書於石。北宋人歐陽修(1007-1072)、沈括(1032-1096)、李之儀(1038-1117)、黃庭堅(1045-1105)、趙明誠(1081-1129)和董道(活動於十一世紀後期至十二世紀前期)等皆曾在其著作中提及〈樂毅論〉。南宋時的相關記載更爲豐富。胡仔(1110-1170)、王厚之(1131-1204)、陳標(1190年進士)與趙希鵠(1223年進士)等人皆有記述。陳思(活動於十三世紀前期至中期)在《寶刻叢編》中更長篇輯錄多種說法,部分內容甚至可追溯至北宋初年周越(970-1028)今已佚失的著作。自十世紀末至十三世紀中期,將近三百年間,宋人的相關記載不僅數量可觀,且親見、耳聞與推測臆想交雜並陳。筆者將宋人記載依年代先後,條列成「附錄一」,以供讀者參考。

在諸多種〈樂毅論〉中,北宋初年自秣陵(今南京)井中出土、高紳(活動於十世紀後期至十一世紀前期)學士收藏的「海字本」最受宋人重視。現據「附錄一」的文獻材料,簡要彙整關於此石的出土經過與流傳之說法如下:

8 見(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卷3,頁115-116。

9 見(唐)徐浩,〈古蹟記〉,收入(唐)張彥遠著,范祥雍點校,啓功、黃苗子參校,《法書要錄》,卷3,頁121。

10 見(唐)徐浩,〈古蹟記〉,卷3,頁121。

北宋初年

高紳得一石於秣陵（今南京）井中，其上所刻〈樂毅論〉僅存二十九行，最後兩行皆僅餘最下一字，至「海」字止。

北宋皇祐年間（1049-1054）

此石後傳於高紳子安世（活動於十一世紀中期），皇祐中（1049-1054），安世擔任錢塘主簿，沈括曾於其家見之。其後又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成數片，以鐵束之。安世死於蘇州後，其家人以石質於州民錢氏。由於當官者每令摹拓，錢氏不勝其煩，於是欺言燬於火。

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

吳中發生饑疫，錢氏出碎石求售，趙竦（字子立，安徽泉南人；活動於十一世紀中後期）以黃金數十兩得之。

北宋元祐年間（1086-1093）

趙竦被旨開徐州呂梁洪，帶此石隨行，趙明誠隨侍父親趙挺之（1040-1107）官徐州時曾見之。當時趙竦用木匣貯碎石，每欲取拓必躬自濡紙，以綿帛漬墨，小心謹慎。拓本流傳極少，即使權貴亦不可得。

北宋晚期

趙竦死後，殘石歸長婿徐康質（字平甫；活動於十一世紀後期至十二世紀前期）收藏。徐氏再傳子孫，秘藏不以語人。

南宋淳熙年間（1174-1190）

孝宗淳熙十年（1183），金石學家王厚之（字順伯）曾記載徐康質之孫壽卿（字仁叔，活動於十二世紀後期）家藏「海」字本殘石：「今石面盡脫，初見若不復有字，側目細視，僅存髣髴。拓取稍不謹，石屑隨紙而起，想不復能傳遠矣。」

此石最初發現時即已殘，在流傳過程中又歷經毀損。據載，高紳舊本存二十九行，又缺一角，損者九行，而最後二行止有一字，至「海」字止，尚存 357 個全字。而到了 1183 年時，根據收藏者徐氏所作摹本，可見者僅存 189 字，其中又有 22 字不全，且疎瘦僅存字骨，不復見運筆之勢。

貳、四種「海字本」〈樂毅論〉

「海字本」原石殘毀，但拓本及摹刻本極多。目前號稱為宋拓的〈樂毅論〉有多種，面貌不盡相同，多收於所謂《晉唐小楷》中，與鍾繇（151-230）、王獻之（344-386）、歐陽詢、虞世南（558-638）、褚遂良、顏真卿（709-785）等人小楷合為六種、八種、十種等不同集成。雖多稱「宋拓」，然版本紛雜，相關問題亦相當複雜。

以下筆者針對出版品中常見的四種「海字本」進行討論。

（一）「東博本」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晉唐帖十一種》，為清代李宗瀚（1770-1832）舊藏，目前學界多認定其為南宋初年《越州石氏帖》的一部分。其中的〈樂毅論〉（以下稱「東博本」）（圖1）存29行，第21行起石破，逐行愈損愈多，最後兩行皆僅餘一字（第28行「應」字；第29行「海」字），全部共有約356字（346全字，加10半字）。¹¹

南宋王厚之記載：「高紳舊本存二十九行，又缺一角，損者九行。而最後二行止有一字，至『海』字止。字之全者三百五十七。」¹²所描述的缺角情形與缺損行數等特徵，大致與此本相符，惟整體字數相差約十字。若將筆誤或傳抄差異納入考量，則可視為大致相符。

由此可推斷，「東博本」可能是以高氏「海字本」為底本，於南宋初年製作的翻刻本。然而，「東博本」右下角失拓，以致第1至5行下方缺損，此事不見載於文獻，不知損於何時。

（二）「臺北故宮本」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宋拓越州刻晉唐小楷》冊曾經畢懋康（1571-1644）、朱彝尊（1629-1709）和畢沅（1730-1797）等明清藏家之手。嘉慶四年

11 此本於1926年曾由商務出版社出版，見宇野雪村編，《王羲之書蹟大系》，頁18-21；伏見沖敬，《晉唐小楷集十一種（越州石氏本）》（東京：二玄社，1981）。

12（宋）陳思，《寶刻叢編》，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冊51，卷14，頁554。

(1799)入清宮內府收藏，著錄於《石渠寶笈三編》。¹³ 國立故宮博物院學者何炎泉同意何焯(1661-1722)的意見，認定此冊為《越州石氏帖》，並認為此冊與東博的《晉唐帖十一種》(李宗瀚舊藏)兩者「品質精良，而且帖目又符合文獻記載，自然有條件成為〈越州石氏刻帖〉的最佳代表。」¹⁴

何炎泉還透過比對拓本上的石花，認為此冊中有九帖與東博的《晉唐帖十一種》(李宗瀚舊藏)同出一石，¹⁵ 其中即包括「海字本」〈樂毅論〉(以下稱「臺北故宮本」)。進一步比較亦可確證其說。

「臺北故宮本」(圖2)存28行，第21行起石破，逐行愈損愈多，最後一行僅餘一小部分(第28行「應」字不全)。此本右下角亦失拓。若將「東博本」與「臺北故宮本」石破之處對照觀察，可發現其破損形狀可精確對應(圖3)。惟「臺北故宮本」第28行末字「應」因紙損而殘缺，第29行的「海」字更是全然無存，殊為可惜(圖4)。然而，此本無論字跡或石花皆與「東博本」一致，二者同出一石，並無疑義。

此外，《停雲館法帖》卷一亦收錄一部殘本〈樂毅論〉(圖5)。¹⁶ 其各項特徵與「東博/臺北故宮本」相符，惟止於第26行。由於此本缺第27-29行，因此也不見「海」字，但與「東博/臺北故宮本」「海字本」系出同源則無可置疑。

大都會博物館藏《晉唐小楷八種》為翁萬戈(1918-2020)舊藏，其中「海字本」〈樂毅論〉亦缺27-29行(圖6)，另有許多特徵與《停雲館法帖》中所收相同，兩者關係密切。¹⁷

(三)「北京故宮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小楷八種》為晉府舊藏。其中有殘本〈樂毅論〉(以下稱「北京故宮本」)，存29行，第21行起石破，最後兩行皆僅餘一字(第28行

13 〈宋拓越州刻晉唐小楷 冊 晉王羲之書樂毅論〉，《故宮典藏資料檢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Collection/Detail/22136?dep=P> (檢索日期：2025年5月4日)

14 何炎泉，〈宋拓越州刻晉唐小楷〉，《故宮文物月刊》，346期(2012.1)，頁82-91。

15 何炎泉，〈宋拓越州刻晉唐小楷〉，頁88-90。

16 (明)文徵明輯，文彭、文嘉摹勒，溫恕、章簡甫刻字，《停雲館法帖》拓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購帖000007。

17 〈晉唐小楷法書八種〉，《The Met》<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1477> (檢索日期：2025年5月4日)

「應」字；第 29 行「海」字）（圖 7-1、7-2），也是一本「海字本」。此本右下角亦失拓。

21-29 行的石破位置與「東博本」十分相近，但無法完全吻合。觀其破痕邊緣字跡殘存情形，部分以「東博本」保留殘跡較多（例如第 21 行的「於」字與第 27 行的「節」字）；另有部分則以「北京故宮本」所存較多（例如第 25 行的「從」與第 26 行的「徒」字）（圖 8、9）。

就書法風格而言，「北京故宮本」筆勢較「東博本」略肥，提按動作多，線條粗細變化更為豐富。另外還有數處不同，例如第 1 行第 5 字「侯」字右半邊第一筆為點，未再往左下回帶；第 14 行第 12 字「夫」字末筆是捺，非長點；第 16 行第 10 字「事」字末筆為豎勾；第 23 行倒數第 7 字「顧」字左半多一點（圖 10-13）等。

由這些特點觀之，「北京故宮本」與「東博 / 臺北故宮本」明顯出自不同源頭。

（四）「安思遠舊藏本」

安思遠（Robert H. Ellsworth, 1929-2014）舊藏《晉唐小楷七種》中亦有一「海字本」〈樂毅論〉（以下稱「安思遠舊藏本」）（圖 14）。此本的許多特徵與「北京故宮本」一致，包括前述第 1 行「侯」字、第 14 行「夫」字、第 16 行「事」字與第 23 行「顧」字等（圖 10-13）。

此外，第 10 行第 11 字「夫」；第 11 行第 10 字「於」；第 15 行第 16 字「所」與第 17 字「求」之間；第 20 行第 8 字「功」與第 9 字「除」之間；第 22 行倒數第 10 字「恢」字等處，皆有損痕，也與「北京故宮本」一致（這些損痕則完全不見於「東博 / 臺北故宮本」）（圖 15-19）。就這些損痕而言，「北京故宮本」殘損範圍稍大，邊緣較模糊，但仍難以斷定孰先孰後。至於第 21-29 行的石破痕，「安思遠舊藏本」與「北京故宮本」大致一致。此二本與明代章藻（活動於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前期）所刻《墨池堂帖》中之「海字本」有相近之處，惟具體關聯尚不明確。

綜合以上，「北京故宮本」與「安思遠舊藏本」系出同源，它們與「東博 / 臺北故宮本」不同系統，彼此並無直接承繼關係。

參、林熊光舊藏本

林熊光，字耀如，號朗庵、朗菴、朗齋，出身板橋林家，是日治時期重要的臺灣實業家，同時也是文化與政治菁英。此外，他與堂叔林柏壽（1895-1986）皆熱衷收藏古代文物，藏品質量均十分可觀。近年來，學界對二十世紀初期臺灣的藝術贊助與收藏活動日益關注，關於林熊光與其他重要藏家的研究也逐漸增加。這些研究多使用詩文、新聞報導或日記等文獻材料，探討他們的藝術收藏理念，討論其參與之書畫與展覽活動，或重建其與張珩（1915-1963）及蔣祖詒（1902-1973）等收藏家的往來，進而分析橫跨上海、日本與臺灣的收藏圈人際網絡。¹⁸

2022年蘇富比秋拍出現一件〈舊拓蘭亭集序〉長卷，為林熊光舊藏。此卷內含〈蘭亭序〉、〈阮生帖〉、〈樂毅論〉和〈王略帖〉等數件王羲之書法舊拓。¹⁹卷中的〈樂毅論〉與「海字本」關係密切，然又有數個關鍵處不同。本節針對此本〈樂毅論〉進行考察，期望能為〈樂毅論〉之研究及林熊光收藏活動的探討，提供參考。

礙於篇幅，本文未能詳考〈舊拓蘭亭集序〉全卷之藏傳經歷，僅略述明清以來重要鑒藏印與題跋如下。卷上有馮夢禎（1548-1606）的「真實齋圖書記」、「馮夢珍印」；李肇亨（1592-1664）的「李肇亨印」、「樵李李氏鶴夢軒珍藏記」；與林熊光的「寶宋室」、「朗齋心賞」等鑒藏印。卷後有出身臺北大稻埕的文物鑑賞家與作家王少濤（1883-1948）所抄錄的文字，內容為明代李日華（1565-1635）《味水軒日記》卷四中關於此卷的記載。抄錄時間為己卯年三月，即1939年。林熊光亦在其間以小字補記：「記中載有元人索清行書，今無存，當因斷爛割去。」此補記亦書於己卯三月。²⁰而後，此卷可能在二次戰後轉手予郭柙（字彝民，號則生，

18 關於林熊光的收藏，可參見下田章平，〈林朗庵の收藏に関する一考察〉，《相模国文》，49号（2022.3），頁26-66；劉庭彰，〈林熊光與上海書畫收藏圈之往來：以《朗庵過眼錄》中上海行作為觀察〉，《史物論壇》，33期（2024.12），頁69-104。

19 2022年十月蘇富比 Sotheby's (Fine Classical Chinese Paintings: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ies from the Yee-Ming Kuo Collection 郭彝民珍藏中國古代書畫)，拍品編號2537曾入馮夢禎（1548-1606）、李日華（1565-1635）、陳大源（活動於十九世紀前期）、林熊光（1897-1971）、郭柙（1883-1974）等明清至近代藏家之手。〈舊拓《蘭亭集序》〉，《蘇富比》<https://www.sothebys.com/en/buy/auction/2022/fine-classical-chinese-paintings-2/anonymous-early-ming-dynasty-jiu-ta-rubbing-of>（檢索日期：2025年5月1日）

20 林熊光的《朗庵過眼錄》中，丙子年（1936）七月八日條下，記有「宋拓（蟬翼）褚摹蘭亭」，或許即此卷。林熊光著述，高峰編，林正子校，《朗庵過眼錄》（東京：摩訶書林，

1883-1974)。²¹

此本〈樂毅論〉應原屬歐陽修的《集古錄》金石拓本收藏（下稱「歐陽修本」），後有歐陽修及與南宋初年官員史正志（1120-1179）跋。存 29 行（圖 20），前 20 行完整無缺，右下角未失拓，滿行 16-18 字。自第 21 行起石破，逐行愈損愈多，至第 29 行餘「四海」二字。石破痕自 21 行起，一路往左下蜿蜒，一直延伸出細框外（圖 21）。歐陽修的「修」字印，押蓋在末行「四」字，以及延伸出框外的石破痕上（圖 22）。

後接歐陽修跋與《集古錄跋尾》刊本中所收內容一致（圖 23）：

右樂毅論石本，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遂祕藏之，漸為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益為可惜也。「甚妙」二字，吾亡友聖俞書也。〈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考其文理，此本為是，惜其不完也。

歐陽修在跋語中提到，拓本上的「甚妙」二字出自亡友梅堯臣（聖俞，1002-1060）之手。細察此本，在第 29 行上方，確見字跡極淡的「甚妙」二字（圖 24）。

以下針對樂毅論拓本本身、歐陽修題跋書法、「修」字印及史正志題跋等四方面進行初步的考證及分析。

（一）拓本比較

此本第 21-29 行的石破痕與前述四本「海字本」大致相符，但有不少難以解答之處。

若仔細比較第 25-29 行，可發現「歐陽修本」第 25 行「從」字與第 26 行「徒」字殘存較多，近「北京故宮本」與「安思遠舊藏本」；第 27 行「節」字完整

2017)，乾卷，無頁碼。

21 郭氏長期服務於外交界，抗戰前曾任中國駐臺灣總領事，戰後在中國駐日代表團工作。他喜愛古代書畫，曾經協助王世杰在日本購得蘇軾的〈黃州寒食帖〉（卷上亦有郭氏題跋），也曾幫羅家倫收購與裝裱書畫。黃天才，〈天公證實——關鍵人郭則生，就是郭彝民！——獨家首曝〈寒食帖〉日臺流傳的相關焦點人物〉，《典藏·古美術》，230 期（2011.11），頁 192-197；黃天才，〈發現「則生郭彝民題」——再敘〈寒食帖〉回臺焦點關鍵人〉，《典藏·古美術》，232 期（2012.1），頁 120-121；劉猛，〈王世杰先生與〈寒食帖〉〉，《故宮文物月刊》，433 期（2019.4），頁 113。

保留下方的「即」，則近「東博本」。第 29 行末存「四海」二字，而非僅「海」字，則沒有任何一本與之相同（圖 25），亦未見於任何傳世著錄。

此本大多數的字形結構與筆法，與「東博／臺北故宮本」相近。前文所舉列之第 1 行「侯」字、第 14 行「夫」字、第 16 行「事」字與第 23 行「顧」字（圖 10-13），還有第 10、11、15、20、22 行殘損特徵（圖 15-19），此本皆與「東博／臺北故宮本」較為相近，雖然亦有明顯可見之不同。

此本四周有框線，目前僅見於《寶晉齋帖》中所收全本樂毅論（圖 26）。²²然《寶晉齋帖》中的〈樂毅論〉，行間與字間皆緊密，字形偏長，間架方折，筆勢拘謹，與「歐陽修本」不類，兩本的具體關係不明。

雖然歐陽修在《集古錄跋尾》中曾提及其收藏過高紳學士家之〈樂毅論〉拓本，但宋人著錄中極少見關於歐陽修藏本之記載，僅能在陳槩所著《負暄野錄》中窺見一二。陳槩在《負暄野錄》卷上〈樂毅論〉條下，記載無錫徐氏家藏〈樂毅論〉石，並錄有徐纘（生卒年不詳）、尤延之（1127-1194）、王厚之等人題跋。尤延之跋：²³「予嘗親見歐陽公集古所藏高氏本，梅聖俞於碑後白紙闕處，題『甚妙』二字，與此卷前一本不同。」尤延之所述，似與此本相符。可惜他在文字中並未明確說明所見歐陽修藏高氏本之具體特徵，亦未指出其所稱「與此卷前一本不同」之差異究竟為何。因此 2022 年新出之「歐陽修本」是否即為尤延之曾見之本，尚待進一步佐證。

此本最為奇特之處，在於其具備「海字本」的主要特徵（包括僅存二十九行，以及第 21 至 29 行石破），但所存字數較一般「海字本」為多，尤以「海」字上方多出一「四」字，為他本所未見。此一異特之處，歐陽修於跋語中並無提及，然此處鈐有兩方「修」字印，或為有意標示此本特異之處所蓋。

又，此本右下角完整，同明代章藻所刻《墨池堂帖》中之「海字本」。然二本其他部分差異甚多，顯非同源，其具體關係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22 上海圖書館藏拓本。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第 11 冊》（武漢：湖北美術，2002），頁 43-47。

23 （宋）陳槩，《負暄野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871，卷上，〈樂毅論〉，頁 34-35。

就墨色與拓印品質觀之，此本為宋拓應無疑問。就書法風格、特殊寫法而言，此本與「東博／臺北故宮本」較為接近，惟其關聯亦尚難斷言。

(二) 歐陽修題跋書法

今存世的歐陽修書法數量極少，僅略多於十件，時代涵蓋 1050 年代至 1070 年代初期，也就是他四十餘歲到六十餘歲。最晚的一件是〈致端明侍讀留臺執事尺牘〉，寫於歐陽修生命的最後幾個月。²⁴

歐陽修認為學書需靠天生稟賦，不能強求，但仍投入許多心力於其中。他自述曾學習過虞世南、歐陽詢及李邕（674-746）等人。²⁵由〈與諫院舍人書〉（《停雲館法帖》卷五）（圖 27）、〈付書局帖〉（約 1054-1060）（圖 28）與〈灼艾帖〉（1056）（圖 29）來看，他早年的行書書法強調筆畫提按，富挑踢轉折等細膩動作，線條粗細變化大，字形有長有方，且尺寸變化劇烈。除唐人之外，歐陽修應會對王羲之〈蘭亭序〉下過功夫，也可能學習過與他同時的書家蔡襄（1012-1067）。

歐陽修可能從 1060 年左右開始，捨棄追求繁複的筆法與結字，改用更接近其本身性格的質樸風格。晚期作品如〈集古錄跋〉卷（1064）（圖 30）、〈致元珍學士尺牘〉（約 1064）（圖 31）和〈致端明侍讀留臺執事〉（1072）（圖 32），以楷書寫成，字形結構方正，用筆尖細而乾糙。蘇軾（1036-1101）評論歐陽修「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退曄如。」²⁶是非常貼切的描述。字形稍微向外鼓脹，捺筆收尾處呈剪刀形燕尾，還有豎鉤挑起時做出明顯的內縮等特徵，則似柳公權。張邦基（活動於十二世紀中期）即曾描述歐陽修書法「字畫清勁，多柳誠懸筆法」，²⁷應該亦是針對歐陽修較晚期的書法而發。

24 參見曹寶麟，〈歐陽脩存帖匯考〉，《故宮文物月刊》，157 期（1996.4），頁 98-129。根據曹寶麟的整理，現存歐陽修書法殘帖有十一帖，分裝在六卷中：（1）灼艾帖（北京故宮博物院）；（2）歐陽氏譜圖序、夜宿中書東閣詩合卷（遼寧省博物館）；（3）局事二帖合卷（含〈付書局帖〉、〈脫錯〉二帖；國立故宮博物院）；（4）集古錄跋四則合卷（國立故宮博物院）；（5）氣候帖（又稱：〈致元珍學士札〉；國立故宮博物院）；（6）上恩帖（又稱：〈致端明侍讀留臺執事尺牘〉；國立故宮博物院），惟曹寶麟並未將《停雲館法帖》卷五的〈與諫院舍人書〉列入。

25 楊軍，〈歐陽修與北宋書法〉（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專業碩士論文，2004），頁 16-18。

26 黃啟方編注，《《東坡題跋》編年校注》（臺北：蕙風堂，2020），頁 170。

27（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收入王雲五編，《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8，頁 96。

歐陽修跋此本〈樂毅論〉（以下稱〈跋樂毅論〉）與現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集古錄跋〉有很多相近之處，然亦有不同。〈集古錄跋〉卷現存〈漢西嶽華山廟碑〉、〈漢楊君碑〉、〈陸文學傳〉、〈平泉山居草木記〉等四段。〈漢西嶽華山廟碑〉後有「治平元年閏月十六日書」，〈漢楊君碑〉後有「治平元年閏五月廿八日書」（圖 33），因知書於英宗治平元年（1064）。無歐陽修款署，僅有一「修」字印鈐蓋在「治平元年閏五月廿八日書」上。²⁸

歐陽修書〈集古錄跋〉下筆沉著有力，但線條在中段經常急轉尖細。他所使用的毛筆應該不大，行筆過程中墨色迅速耗盡，遂形成筆畫前端粗壯、中段已見乾澀，末端則尤為尖枯毛糙的現象。撇、捺、豎畫等長線條皆蘊含明顯衝勢，呈現出強勁的推進感。整體而言，雖字形端整，卻流露粗枯與直率的氣質。

就字形結構而言，〈跋樂毅論〉的書法與〈集古錄跋〉近乎一致（圖 34），尤其「衤」字旁、「撇畫」、「橫折鉤」（圖 35）等寫法極為相近。然而二者的筆畫線條質感差距甚大，〈跋樂毅論〉的筆畫線條豐潤柔軟，使筆力道均衡而靈活，與〈集古錄跋〉的拗勁與不飾，幾乎像是出自不同人的手筆。同時，〈集古錄跋〉中有明顯的顏體「豎鉤」（圖 36）、「長捺」末尾呈剪刀形「燕尾」（圖 37）以及橫細豎粗等特徵，在〈跋樂毅論〉中皆不明顯。

然而若將早期作品納入比較，便可看出與歐陽修的一貫書風相承，有跡可循。以「長捺」、「㇇」、「豎畫」等筆畫為例（圖 38），在〈付書局帖〉與〈灼艾帖〉中，用筆起伏明顯，轉折與提按富有節奏感，且字形多呈左低右高的斜勢，可見對形態結構與視覺效果的追求。〈集古錄跋〉不僅用筆趨於簡省，字勢亦趨平正；〈跋樂毅論〉則介於兩者之間。

歐陽修在〈跋樂毅論〉中稱梅聖俞（堯臣）為「亡友」，梅卒於 1060 年，因此跋書於 1060 年之後。就書風而言，此跋應成於〈集古錄跋〉（1064）之前，筆者據此推測其完成時間約在 1060 至 1064 年間，當屬歐陽修從早期較繁複的書法技巧過渡至晚期直率風格的轉型之作。此帖既為歐陽修書法新出之跡，亦為理解其風格演進所不可或缺的關鍵資料，彌足珍貴。

28 此四則跋尾的文字內容與今刊本《集古錄跋尾》有些許出入，應是歐陽修在纂輯《集古錄跋尾》過程中的稿本之一。參見何炎泉，〈歐陽修〈集古錄跋〉墨蹟卷的相關問題與流傳〉，《故宮文物月刊》，271 期（2005.10），頁 94-102。

(三)「修」字印

目前能見到「修」字印鈐蓋在三處（圖 39）：

1. 〈與諫院舍人書〉
2. 〈歐陽氏譜圖序〉
3. 〈集古錄跋〉〈漢楊君碑〉末

其中《歐陽氏譜圖序》上的印文是反的，原因不明。若將之鏡像翻轉，則與其他兩處並無二致。

新發現的「歐陽修本」〈樂毅論〉上有三處「修」字印，分別押蓋在拓本末行「四」字、延伸出框外的石破痕上，以及歐陽修跋語第六行行末（圖 40）。若排除翻刻所致的些微失準，與前面三例相比，無論是印文的佈局，或線條的粗細變化等細節，皆極為相近。從印文對被鈐蓋字跡及裂痕的細緻避讓，可見描摹翻刻過程中的高度謹慎與用心。筆者認為，這三處「修」字印是可信的。

(四) 史正志題跋

緊接在歐陽修跋語後的，是南宋高宗（1107-1187；1127-1162 在位）至孝宗（1127-1194；1162-1189 在位）時期的官員史正志的題跋（圖 41）：

樂毅論舊傳王右軍親□（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昭陵哀集二王□跡，惟樂毅論石本在，其後五季以來，復傳人間。國朝入高□家，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歐陽文忠公博古妙一世，嘗以此本為□。□得於公元孫雋家，因命工刊于建業郡舍紬書閣，先時晁守所刻〈定武本蘭亭記〉之右，二書相先後廿二年，茲以類聚，豈亦干莫神物終當相合耶。乾道己丑（1169）三月望日，丹陽史正志謹題。

史正志題跋的前半段是關於〈樂毅論〉的流傳與版本問題的簡要介紹，後半記錄此本的來源及刊刻緣由。前半段的內容主要出自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七「書畫」。

表一 史正志題跋與沈括著錄文字內容比較：（文字相同者以灰底標示）

史正志題跋	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七「書畫」
樂毅論舊傳王右軍親□（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
唐昭陵哀集二王□跡，惟〈樂毅論〉石本在。 其後五季以來，復傳人間。	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跡，惟〈樂毅論〉石本，其后隨太宗入昭陵。 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偽易之，元不曾入塋。
國朝入高□家，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	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為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余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 其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由上表可看出，史正志對王羲之的名作〈樂毅論〉從晉、唐、五代至北宋初年的流傳經歷之說法，與沈括基本一致，但在書跋中為求文字簡潔，對沈括的記載內容有所刪略。

史正志題跋的後半段紀錄此本的來源及刊刻緣由，除明確指出此本為歐陽文忠公（修）之舊藏，亦提供了數項重要的線索：

- (a) 刊刻者身分為史正志
- (b) 時間為乾道己丑年三月望日
- (c) 刊刻地點為「建業郡舍紬書閣」
- (d) 刻於「晁守所刻〈定武本蘭亭記〉之右，二書相先後廿二年」
- (e) 此本〈樂毅論〉的來源為歐陽修後代歐陽儵（活動於十二世紀）

以下分別加以討論。

(a) 史正志

史正志，字致道，丹陽人（今江蘇省鎮江市），賦籍江都（今揚州市），為南宋高宗、孝宗朝的重要政治人物。紹興二十一年（1151）登進士第，高宗朝曾任徽州歙縣東尉、樞密院編修官等職，熟諳軍事與財政事務。曾隨高宗從臨安出發巡視建康，進言抵禦金兵入侵、恢復中原之方略。1162年，孝宗即位，史正志仕途多有沉浮。歷任吏部與戶部員外郎、江西與福建運判、左司兼權檢正、朝奉郎，及吏部、刑部、兵部侍郎等職。1170年，掌管東南諸路發運司，此機構與孝宗恢復中原計劃推進密切相關，然不及一年即遭罷免。其後仕途復有升黜更迭，至淳熙（1174-1189）初年，遂歸老蘇州，建「萬卷堂」，為後來清代名園網師園之基礎。淳熙六年（1179）以疾終，享年六十。史正志富政治、軍事與財政才幹，同時又有文才，著作繁多。²⁹

(b) 乾道己丑年三月望日

乾道三年（1167），史正志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康府（今南京），並兼沿江水軍制置使，掌管水軍。他在建康共任職三年，除造戰船、建貢院（科舉考試的場所）、修城牆外，還於乾道五年（1169）修《乾道建康志》十卷，惜今不存。史正志此段題跋作於乾道己丑（即乾道五年），正是他任建康府知府之時。

(c) 「建業郡舍紬書閣」

史正志在跋語中說，他得〈樂毅論〉後，「命工刊于建業郡舍紬書閣」。紬書閣是葉夢得（1077-1148）捐資，在建康府治廳事旁修建的藏書樓，並作〈紬書閣記〉：³⁰

今四方取向所亡散書，稍稍鏤板漸多，好事宜當分廣其藏，以備萬一。

公廚適有羨錢二百萬，不敢他費，乃用徧售經史諸書，凡得若干卷。廳事

29 史正志在《宋史》無傳，生平事蹟見載於《（嘉定）鎮江志》、《揚州府志》等地方志。相關研究見黃澤凡，〈乾道六年宋孝宗恢復之志的覆滅——以史正志任免東南諸路發運使為中心〉，《東亞漢學研究（2020年特別號）》（2020.12），頁366-376；佟培基，〈辛棄疾與史正志〉，《文學遺產》，1982年4期，頁66-71；卜復鳴，〈史正志萬卷堂與宋宗元網師小築始建年代考〉，《蘇州雜誌》，2019年1期，頁68-71。

30（宋）葉夢得，《石林居士建康集》，收入陸國強等編，《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冊102，卷4，頁747。

西北隅有隙地三丈有奇，作別室，上爲重屋，以遠卑濕，爲之藏而著其籍。於有司退食之暇，素習未忘，或時以展誦。因取太史公金匱石室之意，名之曰「紬書閣」。而列其所藏之目於左方，後有同志日月增益之，愈久愈多，亦足風示吾僚，使知仕不可不勉於學。

南渡後兵火稍歇，葉夢得積極收集散失的書籍，不僅利用公款結餘二百萬錢購藏經史諸書，且在廳事西北隅建屋，上層加蓋以防潮濕，作爲藏書之處。他取司馬遷（前 145- 前 86）在〈太史公自序〉中說「父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的典故，爲之命名爲「紬書閣」，³¹並以此勉勵官員仕途之餘，仍當勉力向學。

葉夢得曾在紹興元年（1131）及八年（1138）兩度知建康府。〈紬書閣記〉雖未明言建閣時間，然據《（景定）建康志》卷 33 中記載，葉夢得初次知建康府時利用軍費餘錢刊印六經，「後七年，夢得復至」，更加積極購求經史諸書，並建造藏書閣。由此可知，「紬書閣」建於紹興八年（1138），葉夢得第二次知建康府之時。同書亦記載，後紬書閣燬於火災，雖未明確記載其發生的時間，但可確定在景定二年（1261）馬光祖（1200-1273）命周應合（1213-1280）修纂《建康志》時已不存。³²

(d) 命工刊於「晁守所刻〈定武本蘭亭記〉之右，二書相先後廿二年」

「紬書閣」除了作爲藏書之所，亦爲碑刻集中之處。根據宋元時期的文獻與地方志記載，閣前曾立有多通碑刻。雖然相關資料零散，難以復原全貌，但仍可從中窺見一二，筆者整理如下表：

31（漢）司馬遷著，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太史公自序》，卷 130，頁 3296。「紬」爲抽引、綴集之意。

32 建紬書閣一事亦見載於同書卷 14〈表〉的「紹興八年」下，可知並無疑義。（宋）馬光祖修，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卷 14，頁 301-302；（宋）馬光祖修，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卷 33，頁 852。建康府治還有「紬書齋」。《（景定）建康志》卷 21 記：「紬書齋，在府治東北鍾山樓下，紹興初葉公夢得嘗於府治建書閣，榜曰「紬書」，後燬于火，閣不復建。景定二年（1261），馬光祖命周應合修纂《建康圖志》，乃置書局于鍾山樓下。聚書數萬卷，以備討證，故取葉公書閣之舊名，以名此齋。公自書扁。」據此，葉夢得的「紬書閣」在火災後未重建，但其精神影響深遠。理宗景定年間，名臣馬光祖三度知建康府，便將修府志的書齋命名爲「紬書」，即爲一例。（宋）馬光祖修，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卷 21，頁 532。

表二 建康府治紬書閣前碑刻（不計皇帝御書）

	碑刻名稱	相關記載	出處
1	漢武氏石室碑	在府治紬書閣。	(南宋)陳思,《寶刻叢編》,卷 15
		始予聞建康寓客有此碑,嘗託連帥方務德(方滋,1102-1172)訪之,未至而書已成。方亦刻郡齋,地遠歲久,殆將亂真也。	(南宋)洪括(1117-1184),《隸續》,卷 6
		……《舊志》留守方(滋)□墓,刻于紬書閣。今亡,亦不見有墓本矣。	(元)張鉉纂修,《(至大)金陵新志》,卷 12
2	吳紀功三段石碑	天璽元年皇象之書。今在府治紬書閣前。《集古錄》謂之皇象碑。	(南宋)王象之(1163-1230),《輿地碑記目》,卷 1,〈建康府碑記〉
		……又不知何年,自巖山徙至城南也。轉運司□府治,此石在紬書閣前,後又徙錦繡堂前。……	(元)張鉉纂修,《(至大)金陵新志》,卷 12
3	王羲之蘭亭記	在三段石後壁。 (筆者注:「三段石」即「吳紀功三段石碑」)	(南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卷 1,〈建康府碑記〉
		金陵一本 六月二十七日,省局手裝,堯民誌後。跋云:「蘭亭石刻,世以定武為最先。公熙寧間得此本,誌而藏之,逮今七十有一年,懼歲久手澤淹漫,併刻於建康府治。紹興丁卯(1147),十一月旦,清豐晁謙之(1190-1154)謹題。」	(南宋)桑世昌(活動於十二世紀後期至十三世紀中期)《蘭亭考》,卷 11,〈傳刻〉
		留守晁謙之,以家藏本刻置紬書閣三段石後壁間。	(元)張鉉纂修,《(至大)金陵新志》,卷 12
4	王羲之樂毅論	右軍書歐陽公所收本。	(元)張鉉纂修,《(至大)金陵新志》,卷 12

與我們討論最為相關者,為王羲之〈蘭亭記〉。根據上表所示,南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桑世昌《蘭亭考》及《(至大)金陵新志》所記,應為同一本無誤,亦即史正志跋文中所稱之「晁守所刻〈定武本蘭亭記〉」。

根據桑世昌《蘭亭考》的記載,這本定武蘭亭是熙寧丁巳(1077)時,晁瑞仁(字堯民,1035-1102)所獲。紹興丁卯,由建康知府晁謙之摹刻上石,置於吳

紀功三段石碑後壁間。晁謙之（1090?-1154），字恭道，江西上饒人，紹興十五至十八年（1145-1148）任建康知府。此本〈蘭亭序〉甚有來歷，除了見載於桑世昌《蘭亭考》，也是宋理宗內府收藏的一百一十七種蘭亭之一，收在「庚集」，³³ 惜今不存。

晁謙之摹刻〈蘭亭序〉於1147年，史正志摹刻〈樂毅論〉於1169年，二者相距22年，正與史正志跋語所說相合。

(e) 歐陽儁

關於此本〈樂毅論〉的來源，史正志跋語中說：「歐陽文忠公博古妙一世，嘗以此本爲□。□得於公元孫儁家。」（□爲缺損字）雖然其中有字缺損，但仍能可推知，史正志是從歐陽修的玄孫（宋代避宋朝皇帝遠祖趙玄朗諱，改「玄」爲「元」）³⁴ 歐陽儁處獲得此本。

關於歐陽儁，所知不多。然據周輝（1127-?）《清波雜誌》卷二所載：「……於友人歐陽儁處，得其遠祖文忠公自初進擢，至贈諡綸誥，一無遺者。」³⁵ 可知其家中保存了大量歐陽修的遺物與文獻。由此觀之，此本曾經歐陽修題跋之〈樂毅論〉若出自其家，亦無足爲奇。

綜合以上論述可知，乾道年間任建康知府之史正志，自歐陽修玄孫歐陽儁處獲得其先祖所藏〈樂毅論〉拓本，並於乾道五年（1169）三月望日命工匠摹刻上石，置於建業府治藏書樓「紬書閣」之前。

當時，「紬書閣」前已陳列有歷任知府摹刻或收集的古代書法刻石，包括漢《武氏石室碑》、吳《天璽紀功碑》三段石，以及定武本〈蘭亭序〉等。其中，定武本〈蘭亭序〉爲建康知府晁謙之於紹興十七年（1147）所摹刻，並安置於《吳天璽紀功碑》三段石的後壁間。此本亦見載於桑世昌《蘭亭考》，並爲宋理宗內府所藏的一百一十七種〈蘭亭〉之一。

33 此刻名稱爲「建康晁謙之」。(元)陶宗儀,《蘭亭諸刻考》,收入卞永譽編,《式古堂書畫彙考·書考》,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冊6,卷5,頁153。

34 宋徽宗《楷書千字文》第一句「天地玄黃」,改「玄」爲「元」,即爲一例。

35 (宋)周輝,《清波雜誌》,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冊1066,卷2,頁248-249。

史正志將〈樂毅論〉刻石置於〈蘭亭序〉之右，並對於能在晁謙之刻〈蘭亭序〉後二十二年，再刻〈樂毅論〉一事，深感欣慰，認為實有物以類聚、千莫神物相合之意。

「紬書閣」最晚於宋理宗（1205-1264；1224-1264 在位）景定（1260-1264）初年毀於火災，《吳天璽紀功碑》三段石其後被移至錦繡堂前，而〈蘭亭序〉與〈樂毅論〉的刻石則應皆不存。

因知「歐陽修本」〈樂毅論〉拓本來歷明確。

結語

本文首先整理南朝至唐以及宋代有關〈樂毅論〉的各種著錄，繼而針對「東博本」、「臺北故宮本」、「北京故宮本」及「安思遠舊藏本」等四種在出版品中常見的「海字本」〈樂毅論〉進行考察，並略旁及《停雲館》卷一所收及大都會博物館藏翁萬戈本。筆者認為「東博本」與「臺北故宮本」同出一石，「北京故宮本」及「安思遠舊藏本」則自成另一系統。雖皆為「海字本」，但兩系之間並無直接承繼關係。筆者接著探討林熊光在 1930 年代晚期收藏之歐陽修集古錄本〈樂毅論〉，由拓本特徵、歐陽修題跋書風、「修」字印，以及史正志跋語等方面加以考察。筆者推斷，歐陽修題跋書於 1060 至 1064 年間，為其自早期筆法繁複轉向晚年直率風格之過渡時期所作，不但為新出之歐陽修書跡，亦為探討其書學發展不可或缺之重要資料。史正志的題跋內容，則揭示了南宋初年，建業府治的藏書樓「紬書閣」之前，曾刻立許多古代書法碑石，可視為南渡後文人與官僚力圖復興藝文傳統之一環。至於此本「海字本」〈樂毅論〉，其來歷明確，惟與前面數本皆不相屬，其中尚有諸多奇特難解之處，有待進一步釐清。

附錄一 關於〈樂毅論〉的宋人著錄

【北宋】

周越（970-1028）《法書苑》：³⁶

高紳學士得其石於秣陵井中者是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最下一字，至「海」字止。

歐陽修（1007-1072）《集古錄跋尾》「晉樂毅論 永和四年 元第八十三」：³⁷

右晉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傳模其本。其家秘藏之，漸為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益為可惜也。後有（集本有此二字）「甚妙」二字，吾亡友聖俞書也。〈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考其文理，此本為是，惜其不完也。（右真蹟）

沈括（1032-1096）《夢溪筆談》卷十七「書畫」：³⁸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跡，惟〈樂毅論〉石本，其后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偽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1049-1054），紳之子高安世為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余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后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十余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李之儀（1038-1117）《姑溪題跋》卷之一「跋樂毅論」：³⁹

36 《法書苑》今不傳，僅見北宋晚期徐康質（字平甫）及南宋王厚之（字順伯）說法，轉引自（宋）陳思，《寶刻叢編》，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冊51，卷14，頁553。

37 （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冊24，卷4，頁17867。

38 （宋）沈括，《夢溪筆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862，卷17，頁801。

39 （宋）李之儀，《姑溪題跋》，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

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緝綴，積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後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緝者，良可惜也。

黃庭堅（1045-1105）：⁴⁰

〈樂毅論〉舊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真多矣。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

趙明誠（1081-1129）《金石錄》：⁴¹

石本舊藏高紳學士家，《集古錄》云「紳死，其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者，非也。元祐間（1086-1094），余侍親官徐州，⁴²時故郎中趙竦被旨，開呂梁洪，挈此石隨行，已斷裂，用木爲匣貯之。竦尤珍惜，親舊有求墨本者，必手模以遺之。竦歿，今遂不知所在。

董道（活動於十一世紀後期至十二世紀前期）《廣川書跋》（共四本〈樂毅論〉）：⁴³

「樂毅論」

〈樂毅論〉世無全文，高紳所藏石，至「海」字止，以《史記》校之，四纔得其一爾。今世所傳，又其摹于此者，蓋無取也。觀梁武帝《評書》謂此論微麤健，恐非真蹟。陶弘景亦疑摹本。梁去東晉六十年，其書不存，況今去梁後又數百歲，中間馮承素已見六本，今世所傳，亦莫能辨。先天中太平敗後，咸陽老嫗投書竈下，是弘景所評已亡矣，後世存者可求其真耶？

「全文樂毅論」

智永師謂〈樂毅論〉正書第一，自梁世摹出，其後蕭銑之流，莫不臨學，然則此〈論〉不傳於世矣。陳文帝嘗賜始興王，雖號筆力鮮媚，殆其臨搨

出版公司，1985），冊51，卷1，頁242。

40（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卷27，頁201。

41（宋）趙明誠撰，金文明校，《金石錄校證》（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卷20，頁377。

42 趙明誠的父親趙挺之在元祐四年（1089）出任徐州通判。

43（宋）董道，《廣川書跋》，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1，卷6，頁787。

之功勝也。秘閣購書，則其〈論〉全文。陶弘景言〈樂毅論〉乃極勁利，而非用意處，故頗有壞字。今所得異矣。元符中（1098-1100），詔摹於石，以其書校之，殆唐人所書，不逮舊本。然聖俞悉之，謂最奇小字者是也。昔王沂公善書，嘗求得全文，乃自石未破時摹，尤為精勁。余從其家得之，非今秘閣石可方比也。

「別本樂毅論」

舊傳〈樂毅論〉誤書兩字，以雌黃點正。以今所傳校於舊史，異者蓋二十八字，其文意自不相妨。蓋書傳已久，不能無誤。昔時於秦玠兵部家，得別本〈樂毅論〉，文字完整，筆力差劣。然校今秘閣石本，亦可上下相敵，或疑王著之書也。

「高紳樂毅論」

李庠舊得〈樂毅論〉，其本乃高紳所藏石，過自矜持，謂真逸少書。沈存中亦謂，得前人說逸少諸書多是縑紙，惟〈樂毅論〉書於石，世以此為據。余竊疑其不知何從得此說也。昔梁武帝搜采逸少至盡，而〈樂毅論〉已出。當時無石本傳者，大抵逸少每為人書，多以前人賦論見于世。傳之存者，如〈黃庭〉、〈畫贊〉、〈洛神賦〉，皆書于紙以授。雖〈修禊序〉亦不令入石也。唐得魏晉諸家字書，故嘗評〈黃庭〉第一，而〈畫贊〉次之，〈樂毅論〉又其次也。武平一曰：「太宗於右軍書特留賞〈蘭亭〉，〈樂毅論〉尤聞寶重，別一小函貯之。太平公主私取〈樂毅論〉以歸，及籍其藏，咸陽姬舉袖中，投之竈下。開元錄書但有〈黃庭〉、〈畫贊〉、〈告誓〉，而〈樂毅論〉亡矣。」

【南宋】

徐平甫（活動於十一世紀後期至十二世紀前期）（南宋陳思《寶刻叢編》卷十四收錄）：⁴⁴

〈樂毅論〉石刻有二本，其一元豐初吳人得其石於太湖水中，石缺過半，背面皆有刻，面十三行，背六行，後題永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書賜官奴，

44（宋）陳思，《寶刻叢編》，卷14，頁553。

其上書「異」、「僧權」，即梁人朱異、徐僧權也。又有草書兩行云：「知足下行至吳，念遠離不可居，叔當西爾」，今《十七帖》中亦有此一帖，然「不可居」三字亦已缺不全。後有小字一行云：「大和六年中勒畢」。大和，唐文宗年號。疑若唐玄度兄弟所摹，蓋其字勢甚類玄度書故也。

其一即周越《法書苑》所記，高紳學士得其石於秣陵井中者是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最下一字，至「海」字止。紳之子安世死於吳，其家以石質錢，因沒入州民錢氏。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當官者每令摹拓，錢氏厭之，給言比失火焚毀矣。熙寧中，吳大饑疫，吾姻家趙子立以黃金買得之。子立每欲摹本，必躬濡紙傳石，以綿帛漬墨拓之。自此雖權勢皆不可得。向之傳於人者益寶之矣。或以為舊傳〈樂毅論〉乃右軍親書于石，其後石入昭陵，朱梁時溫韜得之，復傳人間，即高氏本是也。

又按張彥遠《法書要錄》記，智永云〈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摹出，天下珍之。蕭阮之徒，莫不臨學。又褚遂良記，貞觀十二年，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蹟，令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長孫無忌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稱精妙，備盡楷則。又〈書譜〉云，太平公主愛〈樂毅論〉，則天與之，以織成錦袋盛之。主敗籍沒，咸陽嫗竊舉袖中，吏覺，嫗投之竈中，不可復得。

而攷此數者之說，未審孰是。而子立所得高氏本，字勢奇絕，非右軍親書于石，亦模真蹟而刻之者。然石已破裂，而字蹟稍存，得者宜寶藏之。

胡仔（1110-1170）《苕溪漁隱叢話》卷二十七：⁴⁵

洪慶善（皓，1088-1155）頃知憲江左，以〈黃庭經〉、〈樂毅論〉見遺，殘缺過半，云得之鄱陽。余觀《秘閣續帖》，有此二刻，皆完好無一字殘缺，則知此為舊本矣。

王厚之（字順伯，1131-1204）（南宋陳思《寶刻叢編》卷十四收錄）：⁴⁶

45（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27，頁202。

46（宋）陳思，《寶刻叢編》，卷14，頁553-554。

〈樂毅論〉淳熙癸卯歲（1183）徐仁叔持以見遺，云此即周越《法書苑》所記高紳學士得於秣陵井中者也。紳之子安世死於吳，其家以石質錢，沒入州民錢氏。錢氏遭火，石焚裂為數片，雖未甚損缺，素厭州縣索取，因給以不存。

熙寧間（1068-1077），吳中大饑疫，始出碎石求售。趙子立捐黃金數十兩得之。鐵掬匣藏，躬自濡紙，以綿帛漬墨浥取，所傳於人益寡。子立死，以授徐平甫。徐氏二世祕藏，不以語人。雖極加愛護，亦日就剝落。今則石面盡脫，初見若不復有字，側目細視，僅存髣髴。拓取稍不謹，石屑隨紙而起，想不復能傳遠矣。

子立名竦，泉南人，曾漕兩浙為都水使者。二女無子，徐平甫諱康直，實子立長婿。仁叔名壽卿，平甫孫也。

因以其說考之歐陽公《集古錄》云：「高紳死，其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富人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趙德甫《金石錄》云：「《集古》云非也。元祐間（1086-1094），予侍親官徐州時，故郎官趙竦被旨開呂梁洪，挈此石隨行。已斷裂，用木匣貯之。竦甚珍惜，親舊有求墨本者，必手模以遺之。竦歿，今遂不知所在。」蓋歐公為質錢所給，而趙德甫不知後歸徐氏也。

按褚遂良《右軍書目》，〈樂毅論〉四十四行。而高紳舊本存二十九行，又缺一角，損者九行，而最後二行止有一字，至「海」字止，字之全者三百五十七。今伯仁所摹，可見者一百八十九字，又內二十二字不全。疎瘦僅存字骨，不復見運筆勢矣。予先得舊本，校歐陽氏所藏文忠公本，分毫不異。今又得此，遂附其後。可以見物之變遷，雖金石之堅，亦就泯滅也。

陳標（1190年進士）《負暄野錄》卷上〈樂毅論〉：⁴⁷

無錫徐氏家藏〈樂毅論〉碑石，止存五塊，可見者一百八十九字，用木匣鐵束，甚寶祕之。徐氏之上世名縝，字君徽者，劉公敞原父之妹婿，嘗與原父評論石刻始末，跋此碑尤詳，云：

47（宋）陳標，《負暄野錄》，卷上，〈樂毅論〉，頁34-35。

〈樂毅論〉有二本。其一，元豐初吳人得其石於太湖水中，石缺過半。背面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後題永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書賜官奴。其上書異、僧權，即梁朱異、徐僧權也。

其一即周越《書苑》所載高紳學士得其餘於秣陵井中者是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之有最下一字，至「濟」⁴⁸字止。紳之子安世卒於吳興，其家以石質於州民錢氏家。當官者每令摹拓，錢氏厭之，給為比以失火，焚毀矣。熙寧中，吳中大饑疫，趙子立者以金質得之，又云：舊傳〈樂毅論〉乃右軍親書於石，其後石入昭陵，梁時溫韜得之，復傳人間，即高氏本也。

是褚遂良記貞觀中，內出〈樂毅論〉真跡，令直弘文館馮承素摹寫，賜長孫無忌等。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子立所得高氏本，字亦奇絕，非右軍親書于石，亦摹真跡而刻之者。

子立名竦，泉南人，曾將漕兩浙，入為都水使者。無子，有三女，長嫁徐康直，字平甫，即君徽之子也。子立死，以石授平甫。徐氏再世寶藏之。尤延之給事袁、王順伯大卿厚之，皆有題跋。尤謂「予嘗親見歐陽公集古所藏高氏本，梅聖俞於碑後白紙闕處，題「甚妙」二字，與此卷前一本不同。」

王（厚之）謂「考之《集古錄》，高紳子弟以石質於富人，其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趙明誠《金石錄》云：《集古錄》謂石焚，非也。元祐間，予侍親官舍徐州，時故郎官趙竦被旨開河呂梁堰，挈此石隨行。竦沒，石遂不知所存。蓋歐陽公為錢氏所給，而趙明誠則不知石歸徐氏也。」

又碑有朱異、徐僧權押縫者，乃梁朝摹刻之本。又上有小字云：「太和六年中勒畢」，太和唐文宗年號，是經唐時再摹刻也。字體比徐氏稍肥，然極有典刑。而此石出太湖時為章氏所得，刊二印于末，文云：「申國祕藏」及「識章淵氏文房印」。淵字伯深，乾道間（1165-1173）嘗為江山宰，寓居于吳。及識之，亦爽好事。今不知此石存其家否？

48 筆者注：「濟」應為「海」之誤。

趙希鵠（1223年進士）《洞天清錄》「古今石刻辨」：⁴⁹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跡模勒，獨〈樂毅論〉就石書丹。其石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模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余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道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間希世之寶。

49（宋）趙希鵠，《洞天清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871，頁248-249。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 司馬遷著, 裴駟集解, 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 《史記》,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
- (南朝宋) 虞龢, 《論書表》, 收入(唐) 張彥遠著, 范祥雍點校, 啟功、黃苗子參校, 《法書要錄》, 卷 2,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4。
- (南朝梁) 梁武帝, 〈觀鍾繇書法十二意〉, 收入(唐) 張彥遠著, 范祥雍點校, 啟功、黃苗子參校, 《法書要錄》, 卷 2,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4。
- (南朝梁) 梁武帝、陶弘景, 〈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九首〉, 收入(唐) 張彥遠著, 范祥雍點校, 啟功、黃苗子參校, 《法書要錄》, 卷 2,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4。
- (南朝梁) 蕭子雲, 〈梁蕭子雲啟〉, 收入(唐) 張彥遠著, 范祥雍點校, 啟功、黃苗子參校, 《法書要錄》, 卷 1,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4。
- (隋) 智永, 〈題右軍樂毅論後〉, 收入(唐) 張彥遠著, 范祥雍點校, 啟功、黃苗子參校, 《法書要錄》, 卷 2,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4。
- (唐) 武平一, 〈徐氏法書記〉, 收入(唐) 張彥遠著, 范祥雍點校, 啟功、黃苗子參校, 《法書要錄》, 卷 3,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4。
- (唐) 徐浩, 〈古蹟記〉, 收入(唐) 張彥遠著, 范祥雍點校, 啟功、黃苗子參校, 《法書要錄》, 卷 3,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4。
- (唐) 張彥遠著, 范祥雍點校, 啟功、黃苗子參校, 《法書要錄》,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4。
- (唐) 褚遂良, 〈右軍書目〉, 收入(唐) 張彥遠著, 范祥雍點校, 啟功、黃苗子參校, 《法書要錄》, 卷 3,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4。
- (唐) 褚遂良, 〈搨本樂毅論記〉, 收入(唐) 張彥遠著, 范祥雍點校, 啟功、黃苗子參校, 《法書要錄》, 卷 3,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4。
- (唐) 歐陽詢, 《藝文類聚》,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冊 887-888, 臺北: 臺北商務印書館, 1983-1986,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宋) 李之儀, 《姑溪題跋》, 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 《叢書集成新編》, 冊 51, 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5。
- (宋) 沈括, 《夢溪筆談》,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冊 862, 臺北: 臺北商務印書館, 1983-1986,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宋) 周輝《清波雜誌》, 收入《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 冊 1066,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5。
- (宋) 胡子纂集, 廖德明校點,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2。
- (宋) 馬光祖修, 周應合纂, 《(景定) 建康志》,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9。

-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收入王雲五編，《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宋)陳思，《寶刻叢編》，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冊 51，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宋)陳標，《負暄野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71，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
- (宋)葉夢得，《石林居士建康集》，收入陸國強等編，《叢書集成續編》，冊 102，上海：上海書店，1994。
- (宋)董道，《廣川書跋》，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 1，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
- (宋)趙希鵠，《洞天清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71，臺北：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宋)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
- (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石刻史料新編》，冊 24，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 (元)陶宗儀，〈蘭亭諸刻考〉，收入卞永譽編，《式古堂書畫彙考·書考》，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冊 6，卷 5，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
- (清)英和等輯，《欽定石渠寶笈三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07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二、近代論著

- 卜復鳴，〈史正志萬卷堂與宋宗元網師小築始建年代考〉，《蘇州雜誌》，2019 年 1 期，頁 68-71。
- 何炎泉，〈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墨蹟卷的相關問題與流傳〉，《故宮文物月刊》，271 期，2005 年 10 月，頁 94-102。
- 何炎泉，〈宋拓越州刻晉唐小楷〉，《故宮文物月刊》，346 期，2012 年 1 月，頁 82-91。
- 佟培基，〈辛棄疾與史正志〉，《文學遺產》，1982 年 4 期，頁 66-71。
- 林熊光著述，高峰編，林正子校，《朗庵過眼錄》，東京：摩訶書林，2017。
- 施安昌編，《名帖善本》，收入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冊 24，香港：商務印書館，2008。
- 張光賓，〈從王右軍書樂毅論傳衍辨宋人摹褚冊〉，收入同氏著，《讀書說畫：臺北故宮行走二十年》，臺北：麗山寓廬，2008，頁 495-521。
- 曹寶麟，〈歐陽脩殘帖匯考〉，《故宮文物月刊》，157 期，1996 年 4 月，頁 98-129。

黃天才，〈天公證實－關鍵人郭則生，就是郭彝民！——獨家首曝〈寒食帖〉日臺流傳的相關焦點人物〉，《典藏·古美術》，230期，2011年11月，頁192-199。

黃天才，〈發現「則生郭彝民題」——再敘〈寒食帖〉回臺焦點關鍵人〉，《典藏·古美術》，232期，2012年1月，頁120-121。

黃啟方編注，《《東坡題跋》編年校注》，臺北：蕙風堂，2020。

黃澤凡，〈乾道六年宋孝宗恢復之志的覆滅——以史正志任免東南諸路發運使為中心〉，《東亞漢學研究（2020年特別號）》，2020年12月，頁366-376。

楊軍，〈歐陽修與北宋書法〉，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專業碩士論文，2004。

劉庭彰，〈林熊光與上海書畫收藏圈之往來：以《朗庵過眼錄》中上海行作為觀察〉，《史物論壇》，33期，2024年12月，頁69-104。

劉猛，〈王世杰先生與〈寒食帖〉〉，《故宮文物月刊》，433期，2019年4月，頁108-115。

盧慧紋，〈唐至宋的六朝書史觀之變：以王羲之〈樂毅論〉在宋代的摹刻及變貌為例〉，《故宮學術季刊》，31卷3期，2014年春季，頁1-56。

宇野雪村，〈王羲之の楷〉，收入宇野雪村編，《王羲之書蹟大系·解說·解題篇》，東京：東京美術，1990，頁41-70。

宇野雪村編，《王羲之書蹟大系》，東京：東京美術，1990。

下田章平，〈林朗庵の收藏に関する一考察〉，《相模国文》，49号，2022年3月，頁26-66。

伏見沖敬，〈晉唐小楷集十一種（越州石氏本）〉，東京：二玄社，1981。

三、網路資料：

〈宋拓越州刻晉唐小楷 冊 晉王羲之書樂毅論〉，《故宮典藏資料檢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Collection/Detail/22136?dep=P>，檢索日期：2025年5月4日。

〈晉唐小楷八種〉，《The Met》<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1477>，檢索日期：2025年5月4日。

〈舊拓〈蘭亭集序〉〉，《蘇富比 Sotheby's》<https://www.sothebys.com/en/buy/auction/2022/fine-classical-chinese-paintings-2/anonymous-early-ming-dynasty-jiu-ta-rubbing-of>，檢索日期：2025年5月1日。

歐陽修，〈灼艾帖〉，《北京故宮博物院》<https://www.dpm.org.cn/dyx.html?path=/Uploads/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08/1573/img0002.xml>，檢索日期：2025年10月17日。

圖版出處

- 圖 1 (東晉)王羲之,〈樂毅論〉,349,收入《晉唐帖十一種》,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拓本(「東博本」),拓本接合示意圖。圖版取自宇野雪村編,《王羲之書蹟大系》,東京:東京美術,1990,冊2,頁18-21。
- 圖 2 (東晉)王羲之,〈樂毅論〉,349,收入《宋拓越州刻晉唐小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拓本(「臺北故宮本」),拓本接合示意圖。
- 圖 3 「東博本」(左)與「臺北故宮本」(右)比較(第17-21行)。
- 圖 4 「東博本」(左)與「臺北故宮本」(右)比較(第25-29行)。
- 圖 5 (東晉)王羲之,〈樂毅論〉,349,收入《停雲館法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拓本,拓本接合示意圖。
- 圖 6 (東晉)王羲之,〈樂毅論〉,349,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拓本(翁萬戈舊藏),拓本接合示意圖。圖版取自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網站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1477>,檢索日期:2025年5月4日。
- 圖 7-1 (東晉)王羲之,〈樂毅論〉,349,收入《晉唐小楷八種》,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拓本(「北京故宮本」)。
- 圖 7-2 「北京故宮本」拓本接合示意圖。
- 圖 8 「東博本」(左)與「北京故宮本」(右)比較(第19-21行)。
- 圖 9 「東博本」(左)與「北京故宮本」(右)比較(第25-29行)。
- 圖 10 第1行第5字「侯」比較。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 圖 11 第14行第12字「夫」比較。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 圖 12 第16行第10字「事」比較。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 圖 13 第23行倒數第7字「顧」比較。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 圖 14 (東晉)王羲之,〈樂毅論〉,349,安思遠舊藏拓本(「安思遠舊藏本」),拓本接合示意圖。圖版取自文物出版社編,《舊拓晉唐小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4-9。
- 圖 15 第10行第11字「夫」損痕比較。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 圖 16 第11行第10字「於」損痕比較。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 圖 17 第 15 行第 16 字「所」與第 17 字「求」之間損痕比較。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 圖 18 第 20 行第 8 字「功」與第 9 字「除」之間損痕比較。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 圖 19 第 22 行倒數第 10 字「恢」損痕比較。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 圖 20 (東晉)王羲之,〈樂毅論〉與(北宋)歐陽修、(南宋)史正志跋,歐陽修舊藏拓本(「歐陽修本」)。蘇富比(Sotheby's),2022年10月,拍品編號2537,〈舊拓蘭亭集序〉長卷之一部分。圖版取自蘇富比Sotheby's網站<https://www.sothebys.com/en/buy/auction/2022/fine-classical-chinese-paintings-2/anonymous-early-ming-dynasty-jiu-ta-rubbing-of>,檢索日期:2025年5月1日。
- 圖 21 (東晉)王羲之,〈樂毅論〉,349,歐陽修舊藏拓本(「歐陽修本」)。
- 圖 22 「歐陽修本」末尾之「修」字印。
- 圖 23 (北宋)歐陽修與(南宋)史正志跋,歐陽修舊藏〈樂毅論〉拓本(「歐陽修本」)。
- 圖 24 「歐陽修本」後「甚妙」二字。
- 圖 25 「歐陽修本」與其他本比較(第25-29行)。左上:「歐陽修本」;左下:「東博本」;右上:「安思遠舊藏本」;右下:「北京故宮本」。
- 圖 26 (東晉)王羲之,〈樂毅論〉,349,收入南宋曹之格,《寶晉齋帖》,上海圖書館藏拓本,拓本接合示意圖。圖版取自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帖全集·11·宋·寶晉齋法帖》,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43-47。
- 圖 27 (北宋)歐陽修,〈與諫院舍人書〉,收入《停雲館法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拓本。
- 圖 28 (北宋)歐陽修,〈付書局帖〉,約1054-1060,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9 (北宋)歐陽修,〈灼艾帖〉,1056,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https://www.dpm.org.cn/dyx.html?path=/Uploads/tilegenerator/dest/files/image/8831/2008/1573/img0002.xml>,檢索日期:2025年10月17日。
- 圖 30 (北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卷,局部,106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1 (北宋)歐陽修,〈致元珍學士尺牘〉,約106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2 (北宋)歐陽修,〈致端明侍讀留臺執事〉,1072,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3 (北宋)歐陽修,〈集古錄跋〉,歐陽修兩處紀年款,106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4 歐陽修書法比較。左圖:〈集古錄跋〉(局部);右圖:〈跋樂毅論〉(局部)。
- 圖 35 「ㄣ」字旁、「撇畫」、「橫折鉤」等寫法比較。上排:〈跋樂毅論〉;下排:〈集古錄跋〉。
- 圖 36 「豎鉤」寫法比較。上排:〈跋樂毅論〉;下排:〈集古錄跋〉。

- 圖 37 「長捺」寫法比較。上排：〈跋樂毅論〉；下排：〈集古錄跋〉。
- 圖 38 「長捺」、「ㄣ」與「豎畫」寫法比較。上排：〈灼艾帖〉與〈付書局帖〉；下排：〈跋樂毅論〉
- 圖 39 「修」字印·I。左起：〈與諫院舍人書〉、〈歐陽氏譜圖序稿〉（鏡像翻轉）、〈集古錄跋〉。
- 圖 40 「修」字印·II。上圖：「歐陽修本」末尾；下圖：歐陽修跋舊藏〈樂毅論〉拓本第 6 行行末。
- 圖 41 （南宋）史正志跋，1169，歐陽修舊藏〈樂毅論〉拓本（「歐陽修本」）。圖版取自蘇富比 Sotheby's 網站 <https://www.sothebys.com/en/buy/auction/2022/fine-classical-chinese-paintings-2/anonymous-early-ming-dynasty-jiu-ta-rubbing-of>，檢索日期：2025 年 5 月 1 日。

A Study of Several Versions of the “Hai Character Edition” of *The Essay on Yue Yi**

Lu Hui-wen**

Abstract

Wang Xizhi’s masterpiece in small-sized standard script, *The Essay on Yue Yi* (*Yueyi lun*), has long been highly valued by collectors. However, the numerous copies, imitations, and engraved editions produced over the centuries have resulted in a complex tradition of transmission. Among these, the incomplete “Hai Character Edition” (“Haizi ben”)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esteemed. Named after the character “hai 海” at the end of its 29 surviving lines, this version has attracted particular scholarly attention.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records related to *The Essay on Yue Yi* from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rough the Song period, establishing a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discussion. The second section compares four versions of the “*Hai Character Edition*” respectively in 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and the former collection of Robert H. Ellsworth (1929-2014). The third section examines a lesser-known version owned by Lin Xiongguang (1897-1971) in the late 1930s. Despite receiving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to date, this version is noteworthy for its rubbings and Song dynasty colophons, which offer valuable material for further research.

Based on the evidence,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although the provenance of this version is relatively clear, it does not align with the other four aforementioned copies.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is an authentic colophon by Ouyang Xiu (1007-1072), likely written between 1060 and 1064,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his calligraphy. Additionally, the colophon by Shi Zhengzhi (1120-1179) reflects the efforts of literati and officials in the Southern Song to revive artistic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following the dynasty’s relocation to the south.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The Essay on Yue Yi* an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Lin Xiongguang’s collecting activities.

Keywords: *The Essay on Yue Yi* (*Yueyi Lun*), “Hai Character Edition,” Lin Xiongguang, Ouyang Xiu, Shi Zhengzhi

* Received: 16 May 2025; Accepted: 28 August 2025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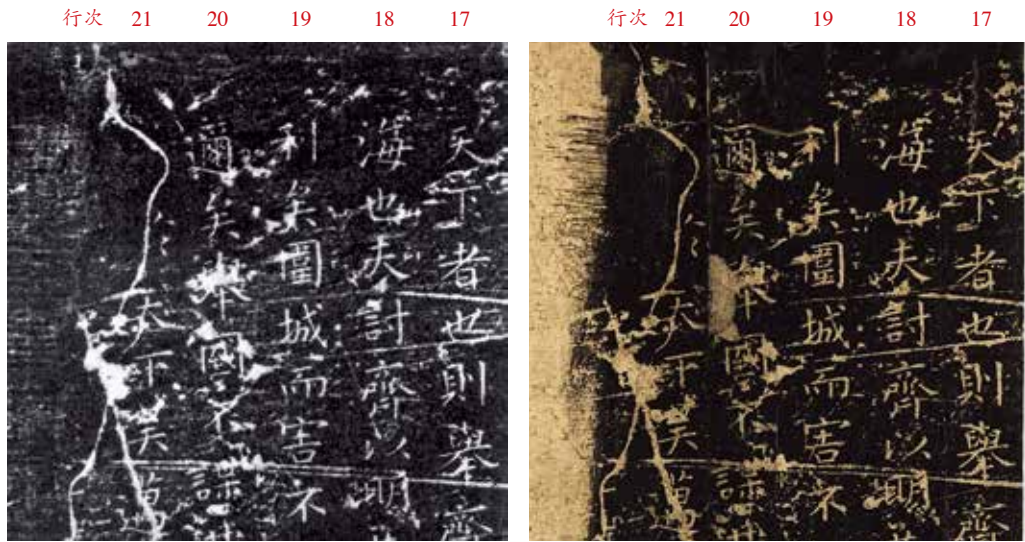


圖3 「東博本」(左)與「臺北故宮本」(右)比較(第17-21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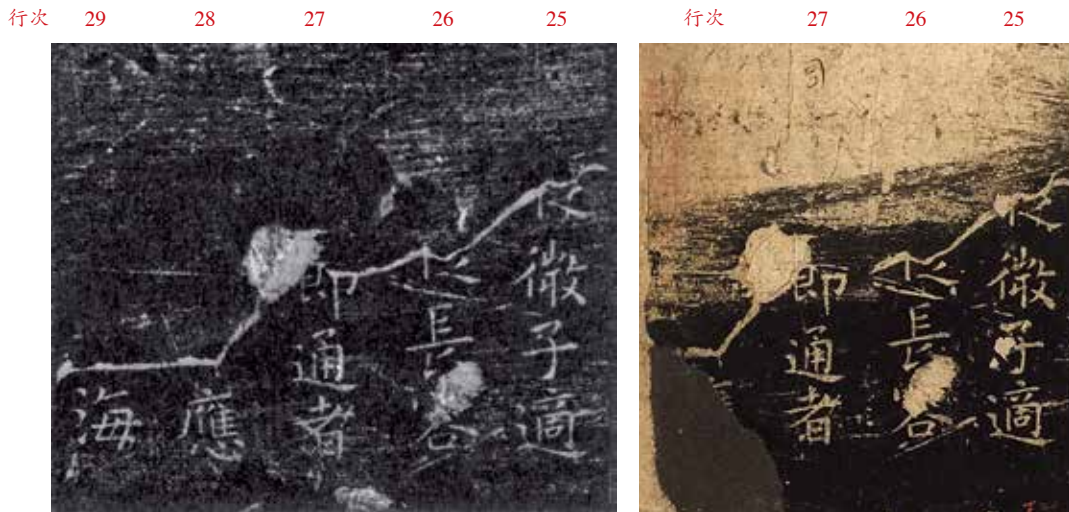


圖4 「東博本」(左)與「臺北故宮本」(右)比較(第25-29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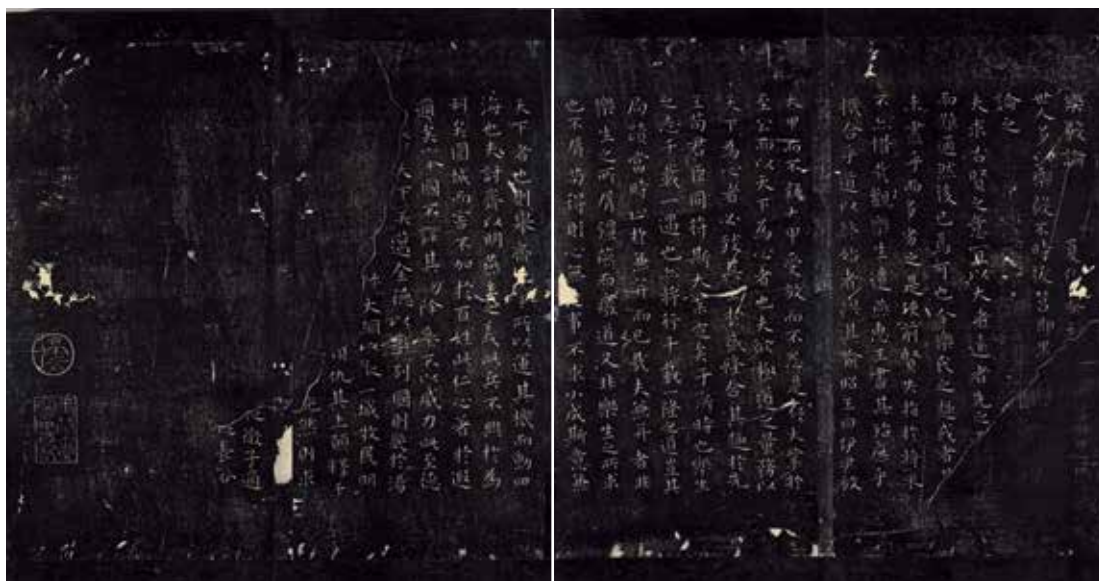


圖 5 東晉 王羲之 〈樂毅論〉 349 《停雲館法帖》 國立故宮博物館藏拓本 拓本接合示意圖



圖 6 東晉 王羲之 〈樂毅論〉 349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拓本 翁萬戈舊藏 拓本接合示意圖



圖 7-1 東晉 王羲之 〈樂毅論〉 349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拓本（「北京故宮本」）

行次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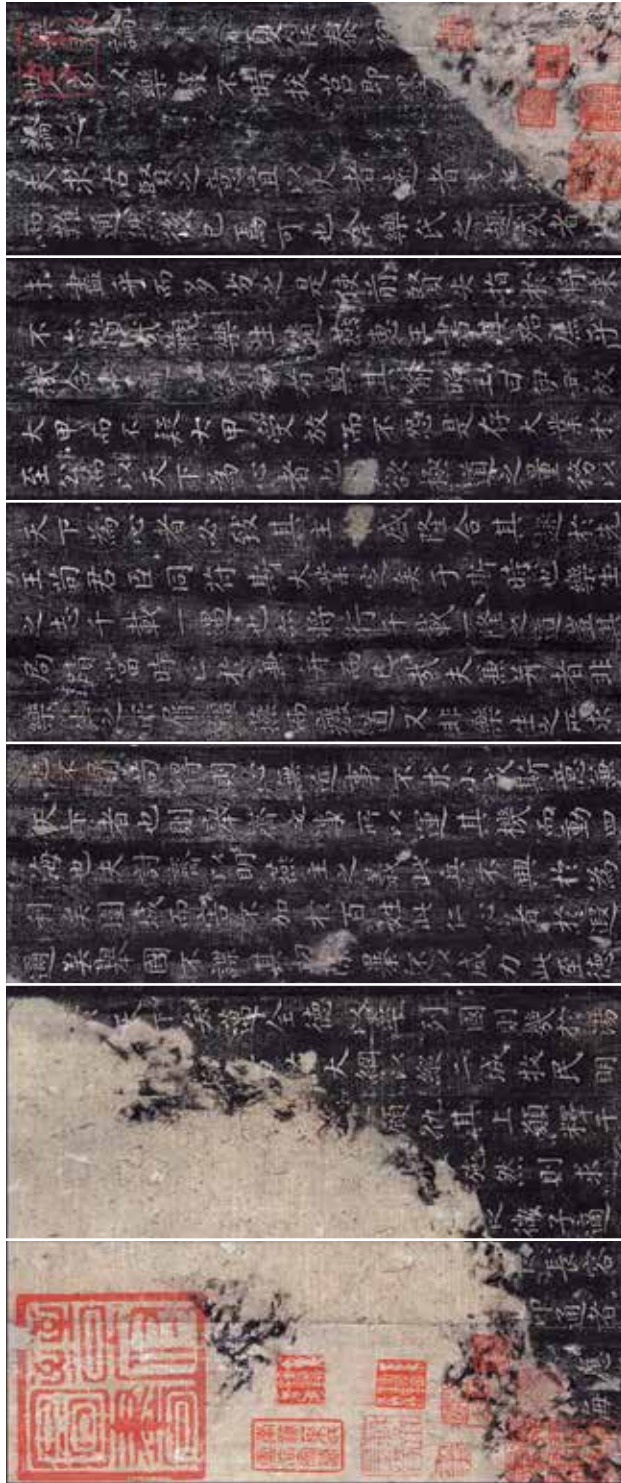


圖 7-2 「北京故宮本」 拓本接合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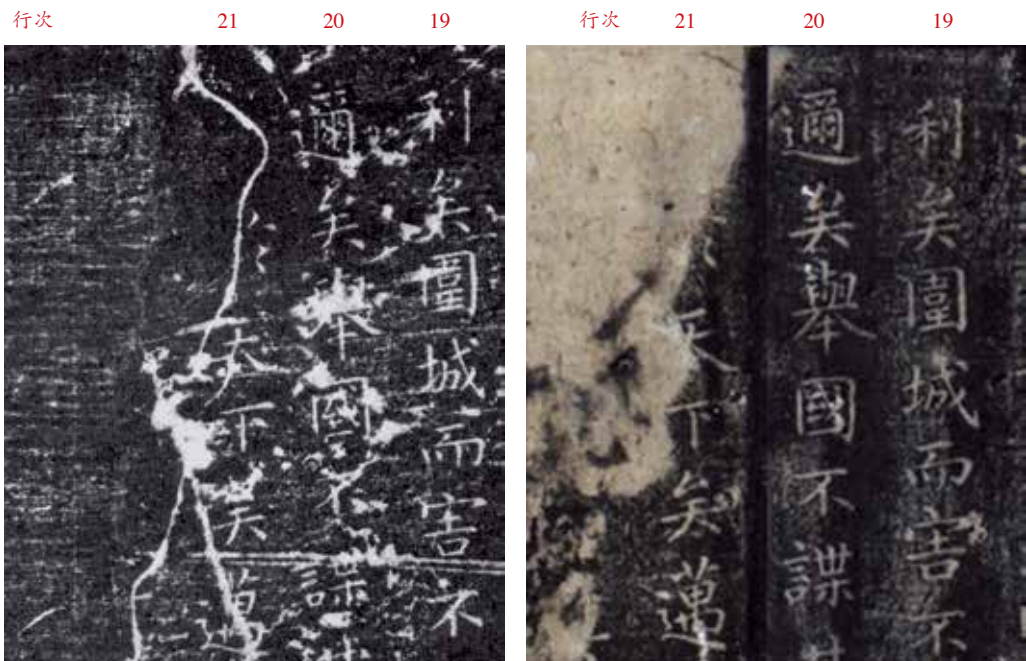


圖8 「東博本」(左)與「北京故宮本」(右)比較(第19-21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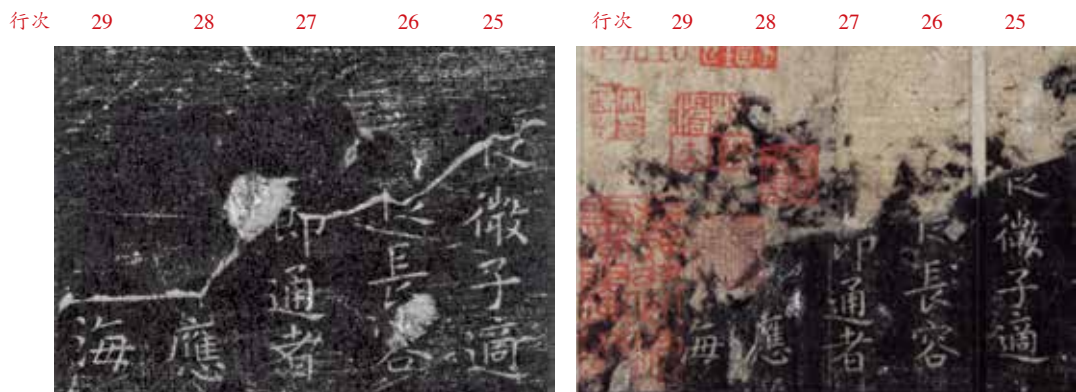


圖9 「東博本」(左)與「北京故宮本」(右)比較(第25-29行)



圖 10 第 1 行第 5 字「侯」比較

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圖 11 第 14 行第 12 字「夫」比較

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圖 12 第 16 行第 10 字「事」比較

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圖 13 第 23 行倒數第 7 字「願」比較

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圖 14 東晉 王羲之〈樂毅論〉 349 安思遠舊藏拓本（「安思遠舊藏本」） 拓本接合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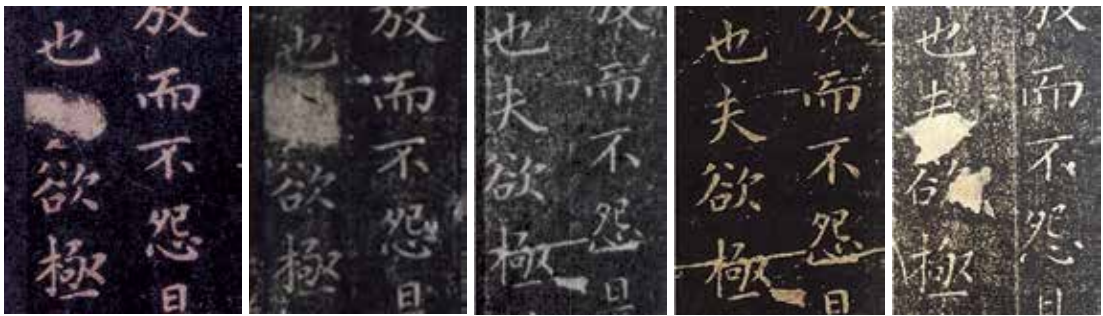


圖 15 第 10 行第 11 字「夫」損痕比較
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圖 16 第 11 行第 10 字「於」損痕比較
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圖 17 第 15 行第 16 字「所」與第 17 字「求」之間損痕比較
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圖 18 第 20 行第 8 字「功」與第 9 字「除」之間損痕比較
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圖 19 第 22 行倒數第 10 字「恢」損痕比較
左起：「安思遠舊藏本」、「北京故宮本」、「東博本」、「臺北故宮本」、「歐陽修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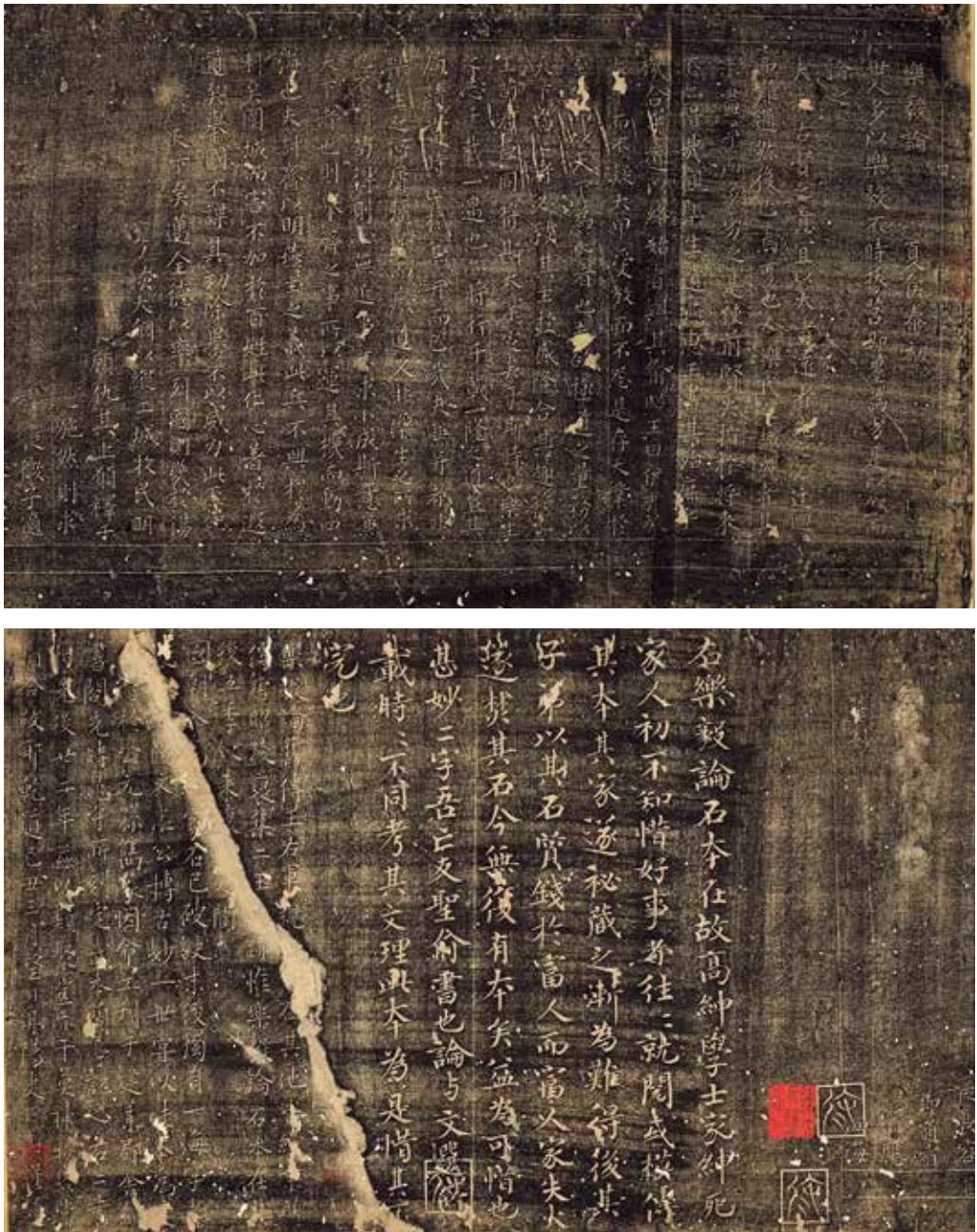


圖 20 東晉 王羲之〈樂毅論〉與北宋歐陽修、南宋史正志跋 歐陽修舊藏拓本（「歐陽修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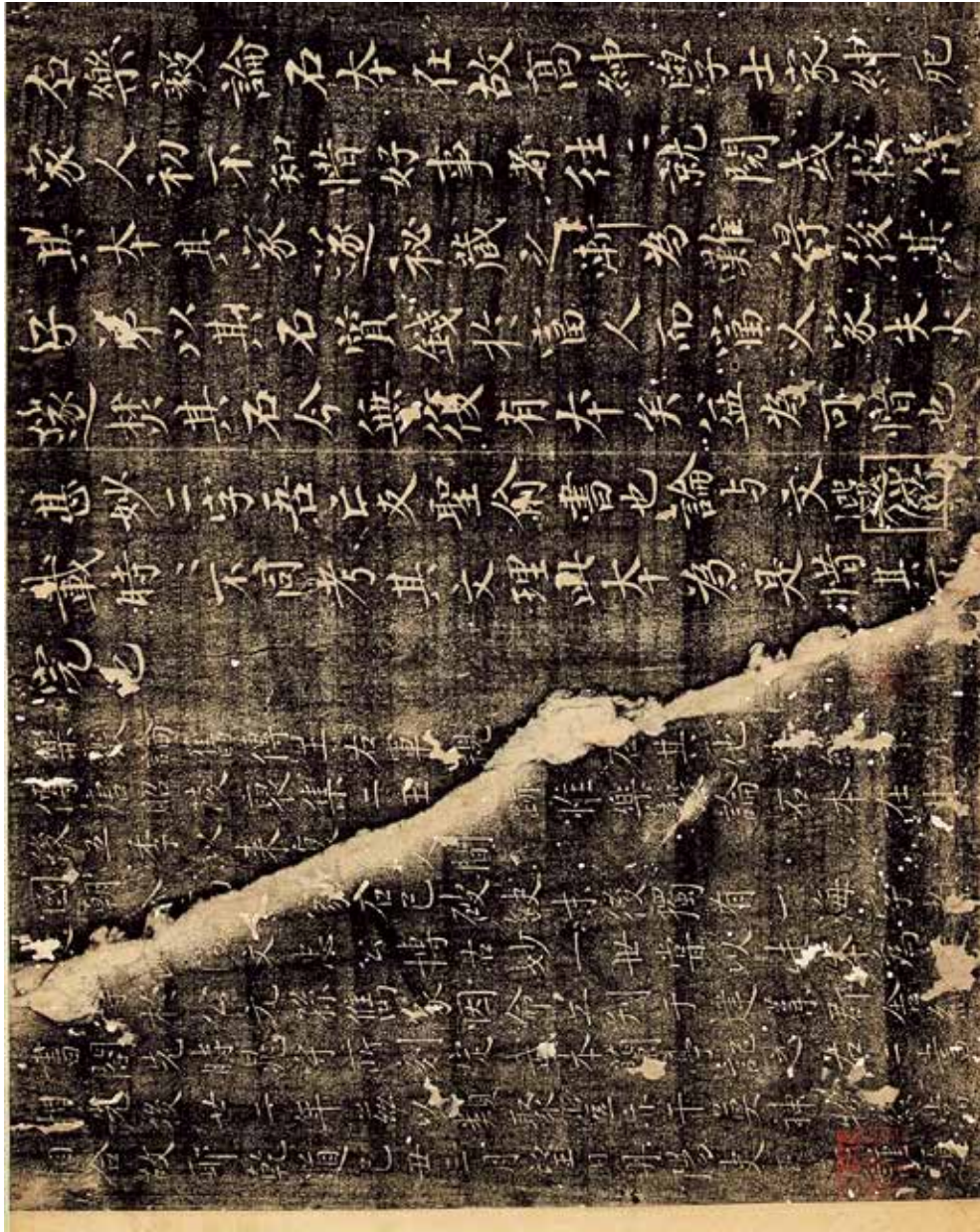


圖 23 北宋歐陽修與南宋史正志跋 歐陽修舊藏〈樂毅論〉拓本（「歐陽修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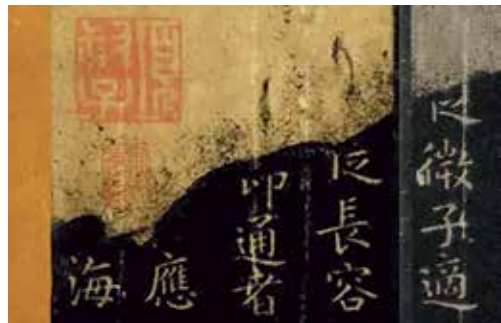
圖 22 「歐陽修本」末尾之「修」字印



圖 24 「歐陽修本」後「甚妙」二字



行次 29 28 27 26 25



29 28 27 26 25 行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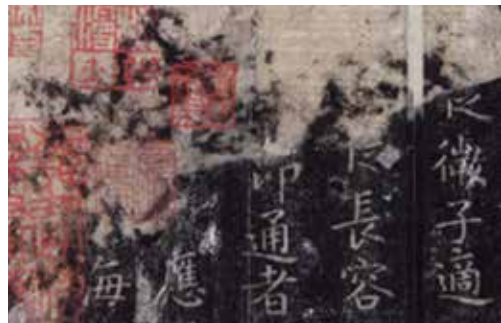


圖 25 「歐陽修本」與其他本比較（第 25-29 行）

左上：「歐陽修本」；左下：「東博本」；右上：「安思遠舊藏本」；右下：「北京故宮本」

行次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行次



圖 26 東晉 王羲之 〈樂毅論〉 349 南宋曹之格《寶晉齋帖》 上海圖書館藏拓本 拓本接合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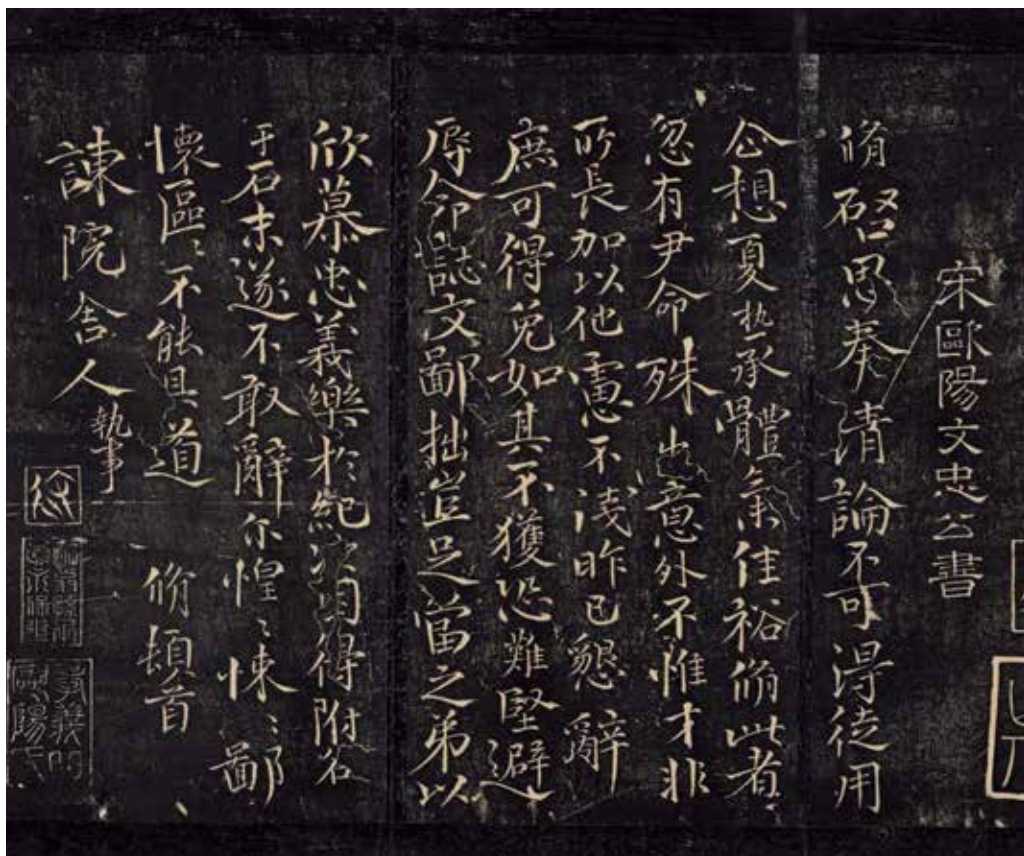


圖 27 北宋 歐陽修 〈與諫院舍人書〉《停雲館法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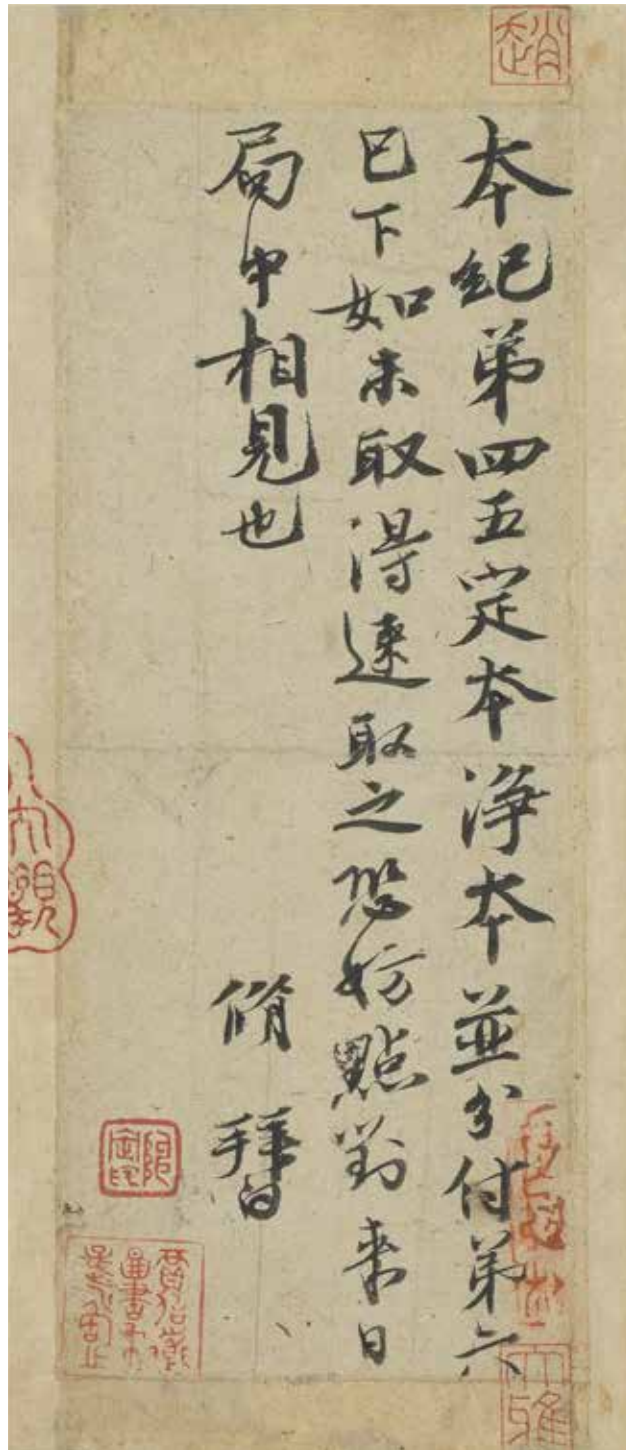


圖 28 北宋 歐陽修 〈付書局帖〉 約 1054-106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9 北宋 歐陽修 〈灼艾帖〉 1056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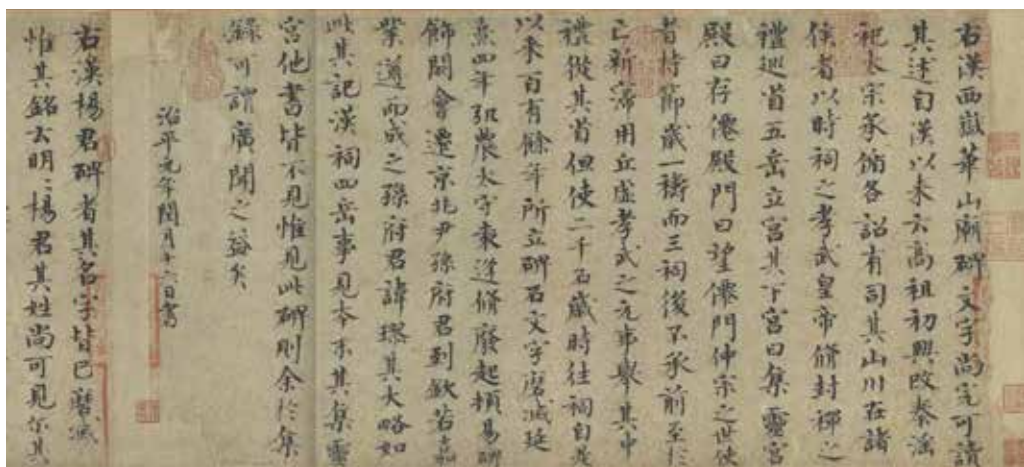


圖 30 北宋 歐陽修 〈集古錄跋〉 卷 局部 106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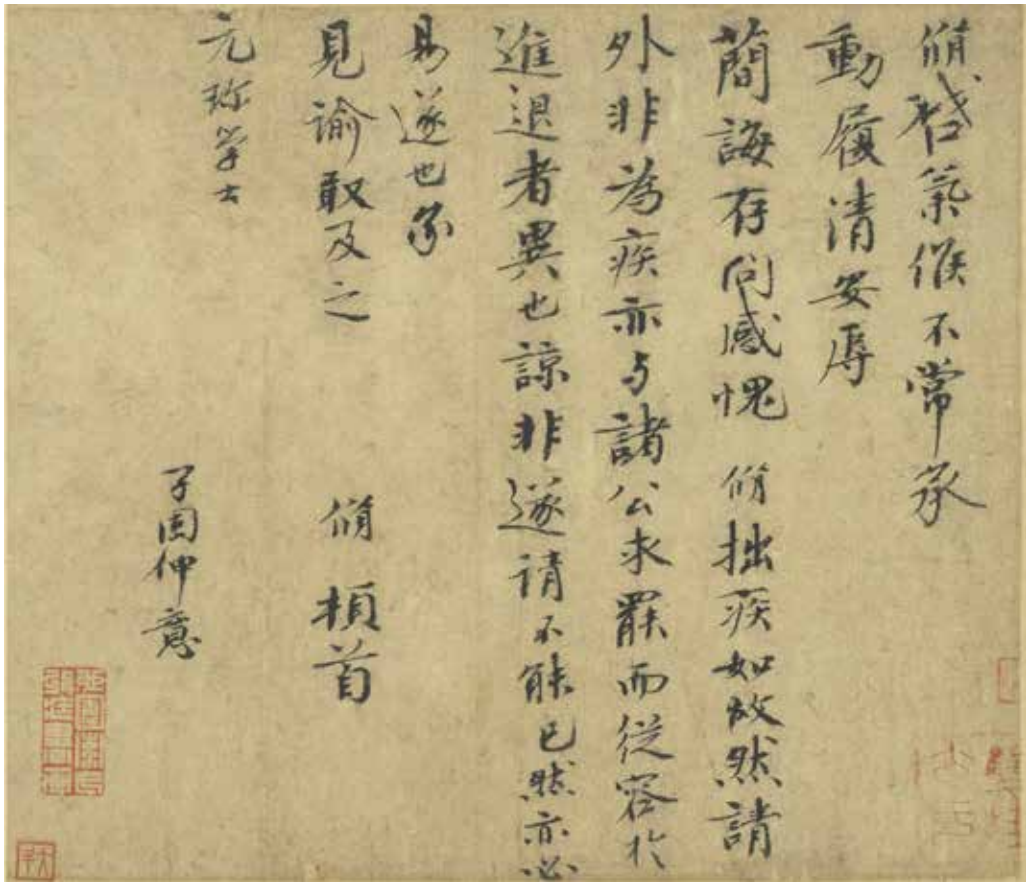


圖 31 北宋 歐陽修 〈致元珍學士尺牘〉 約 106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2 北宋 歐陽修 〈致瑞明侍讀留臺執事〉 107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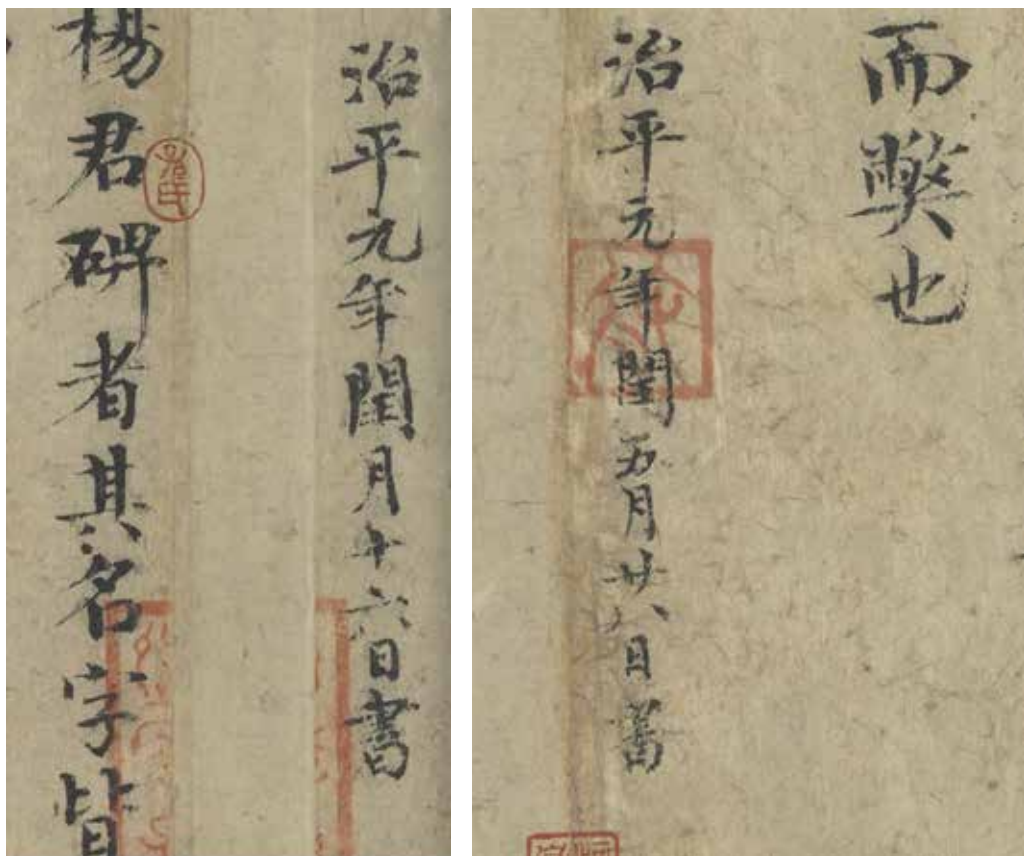


圖 33 北宋 〈集古錄跋〉 歐陽修兩處紀年款 106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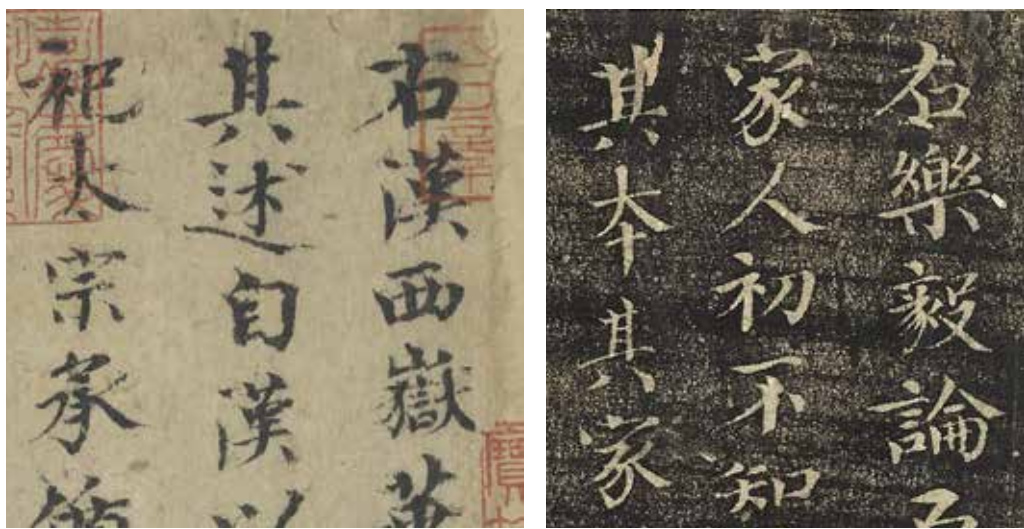


圖 34 歐陽修書法比較 左：〈集古錄跋〉（局部）；右：〈跋樂毅論〉（局部）



圖 35 「礻」字旁、「撇畫」、「橫折鉤」等寫法比較 上排：〈跋樂毅論〉；下排：〈集古錄跋〉



圖 36 「豎鉤」寫法比較 上排：〈跋樂毅論〉；下排：〈集古錄跋〉



圖 37 「長捺」寫法比較 上排：〈跋樂毅論〉；下排：〈集古錄跋〉



圖 40 「修」字印·II
 上：「歐陽修本」末尾；下：歐陽修跋
 舊藏〈樂毅論〉拓本第 6 行行末



圖 41 南宋 史正志跋 1169 歐陽修舊藏
 〈樂毅論〉拓本（「歐陽修本」）